杜工部草堂詩箋

集諸家註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上韋左相二十韻 見素韋以父爵彭城郡公天宝十三載拜武部尚書從帝入蜀至巴西詔兼左相封豳国公子倜鄂位至給事中孫顗為尚書左丞

鳳厤 軒轅紀 厤所以推日月星辰之数鳳知天時故軒轅以名厤官所謂鳥官者是也按左氏昭公十七年傳郯子來朝公与之宴昭公問曰少皡氏鳥名官何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官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史記黄帝名軒轅 龍飛四十春 龍以喻君考之鳳厤玄宗即位至天宝十一載見素以吏部侍郎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玄宗即位已四十二年矣易乾卦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八荒開壽域 一氣轉洪鈞 謂見素為相調和一元之氣運轉洪鈞以陶成万物遂使八方荒遠之民咸躋于仁壽之域也列子仲尼篇遠在八荒之外前漢王吉疏願陛下与大臣述舊礼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賈誼鵩鳥賦大鈞播物張茂先荅何邵詩洪鈞陶万類 霖雨思賢佐 高宗夢得説曰若歳大旱用汝作霖雨孔氏傳霖三日雨也 丹青憶老臣 賢佐老臣指見素之父湊謂其遺風餘烈至今人思憶之故以傅説漢臣為喻也按前漢趙充国傳充国以功悳与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

之臣追美充国廼召揚雄即充國像而贊之矣後漢胡廣傳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張綱集

丹青圖形**應圖求駿馬**此謂像父而求其子果得見素之賢用以為相也魏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帝世得

大宛紫騂馬一疋形法應圖**驚代得騏驎**代舊作出騏驎喻見素也張揖漢書音義曰雄曰騏雌曰驎其狀麋

身牛尾狼蹄一角何法盛證祥記騏驎者毛之長仁獸也牝曰騏牡曰驎牝鳴曰遊聖牡鳴曰歸和**沙汰江河濁**汰他

蓋反言見素為相得以進退百官將其清廉而去貪濁也北史辛雄為尚書郎會沙汰郎官雄與羊深等八人俱見留**調和鼎**

鼐新後喻為相也書高宗夢得說曰若作和羹尒惟塩梅尒雅釋器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韋賢初相**

漢前漢韋賢字長孺召為博士進授昭帝詩宣帝即位尊為丞相**范叔已歸秦**史記范睢字叔魏人更名姓曰

張禄入秦二昭王說之拜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盛業今如此**言見素之父懷先仕宥後歸唐故以范叔歸秦

喻之也**傳經固絕倫**傳經者言昔韋賢父子皆以經術相繼為漢相今見素父子亦然也按賢本傳賢兼通孔

尚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豫樟深出地滄海闊**

無津豫樟大木也滄海百谷之所會也喻見素宗枝之茂慶源之長有如此也**北斗司喉舌**見素從玄

宗入蜀詔兼左相天寶中為兵部尚書故也按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

運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東方領搢紳**謂見素爲相率百官以來朝也按書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漢郊祀志搢紳弁道相如曰搢紳先生之徒注搢插紳大帶也插笏於大帶与革帶之間耳**持衡留藻鑑**見素天寶五載爲吏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選平允人多德之也**聽履上星辰**聽他經反聆也見素時兼兵部尚書故云上星辰言其親帝之旁猶言上臺會矣按鄭崇漢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声**獨步才超古**魏国志王粲字仲宣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若仲宣獨步於漢南任昉曰勳遂超古**餘波德照鄰**一作餘陰照比鄰左氏僖公三十三年傳波及晉国君之餘也論語里仁篇德不孤必有鄰**聰明過管輅**唐書天宝十五載是年八月肅宗立改元至德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肅宗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乃其時也及祿山死日月皆不差管輅善天文地理今見素所言如此故其聰明越於管輅遠矣按魏志管輅字公明輅別傳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太守鍾毓難輅易二十餘事輅尋声投響言無留滯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聦明尔**尺牘倒陳遵**公以陳遵爲言則知見素必善書札情乎史氏不書於傳因公詩見之倒猶傾服也按前漢游俠傳陳遵字孟公略涉傳記贍於文辭雅善書与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說文牘書版也長一尺因以名之**豈是池中物**吳志周瑜傳晉書劉元海傳並云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

物由來席上珍礼儒行篇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書堯典篇若時登庸注庸用也愚蒙但隱淪公自謂病肺不堪求仕但隱淪山谷非若韋公之才傑登用于廟堂能使風俗追還復古之俗也鮑照詩孤賤長隱淪長卿多病久長展兩反孟也公自比也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疾免家居茂陵子夏索居頻索昔各切蕭索也公又以自比也礼檀弓篇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久矣迴首驅流俗言与流俗驅馳不能脫去其累也孟東野詩下同乎流俗生涯似衆人言貧賤與編民等也莊子養生主篇其生也有涯揚子孝行篇賢人則異衆人矣巫咸不可問巫咸善知人貴賤壽夭甫雖貧賤多病猶能安於分命莫肯扣問斯人而有覬覦之心也按書序伊陟贊于巫咸說文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巫咸国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内有靈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子軒轅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巫咸知天道明吉凶列子應帝王篇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列子見之而心醉鄒魯莫容身甫自言東西南北之人故有比於夫子之不容於世也按莊子盜跖篇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厄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又豈足貴耶感激時將晚傷甚老也蒼茫興有神蒼茫曠遠貌言情因之迢遞如有神皆感激之所致也為公歌此曲涕淚在

衣巾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

奉寄此詩

今日西京掾西京謂漢也假漢以美唐漢制以曹官為掾如屋之掾言有所負荷也多除南省

郎甫自注府掾四人同日拜郎除擢也言除舊而擢新也通家惟沈氏甫與沈家相通往來也後漢孔融字文舉年方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莫不歎息謁帝似馮唐東美以晚年除郎故以比之馮唐也按漢馮唐傳唐以孝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之詩律羣公問言東美長於詩羣公皆就質疑也

儒門舊史長此美東美也謂之舊史則東美乃史官沈既濟之胄也清秋便寓直便音平聲問也寓寄也直謂直舍也言東美受命之時也晉潘岳秋興賦序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乎散騎省列宿頓

輝光宿息救切星也後漢楊秉疏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注引天官書太微宮五帝座後聚二十五星蔚然

日郎位明帝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未暇申宴慰即序一云未遂馳賀也鮑照翫月詩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長含情空抑揚谷永傳替命之臣靡不激揚恨賦神氣激揚司存何所比論語子罕篇則有司存膳部默悽傷言沈丈所存之司何所比擬乎公直以比其太公也蓋公之大父審言昔嘗為比官故因沈丈而追感也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貧賤无車馬阻於霖潦故人事簡略也顏延年詩桑野多經過禮同諸父長此尊之之辞以見沈丈之有年也詩伐木篇以速諸父毛氏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恩豈布衣忘布衣甫自謂也言方以召試入官是豈忘於布衣之舊乎天路牽騏驥雲臺引棟梁此甫有意於沈丈薦拔也故以牽引為喻徒懷貢公喜劉孝標絕交論王陽登則貢禹喜餘見前颯颯鬢毛蒼自傷其衰老也

九日寄岑參詩人主文而譎諫觀甫此篇多託意於苦雨不直斥當時事以意逆志斯得之矣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如舊雨一作兩非也但一作仍所向泥活活一作活活户括反流皃詩衛風北流活活思君令人瘦古詩思君令人老沈吟坐西軒西一作松一作吟卧軒窗下一作吟卧西軒下曹褒傳沉吟專思飲食錯昏晝飲一作飯寸步曲

江頭難爲一相就此所以懷岑參也岑參在曲江頭猶寸步耳而以雨泥故難於相就也吁嗟乎蒼生乎一作吁非也詩騶虞篇于嗟乎騶虞稼穡不可救書益稷篇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孔氏傳蒼蒼然生草木也謂草木而嘆之以爲苦雨稼穡已損爲不可救也安能誅雲師呂氏春秋雲師曰屏翳王逸注楚辭屈原九歌雲中君亦曰雲屏屏翳也疇能補天漏列子湯問篇女媧氏練五色以補天闕趙子櫟謂蜀有地名漏天古詩地近漏天終歲雨大明韜日月晝夜皆雨而日不見乎晝月不見乎夜皆韜晦其明矣曠野號禽獸惟淫雨淋注則禽獸无所安其飛走故哀呼於曠野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逶於危切迤余支切字正作委蛇自得皃以雨淫於上泥汨於下君子雖有車馬亦強逶迤而已況小人艱於行李之往來故困於馳驟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恐一作怖是節東籬菊節一作時紛披爲誰秀此又言不見岑參生也陶淵明雜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岑參多新詩性亦嗜醇酎詩一作話酎直救切醇酒也西京雜記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滿一作攦以不見岑參生意緒无聊采之不能多也南史陶潛傳潛嘗九月九日无酒出宅邊菊叢邊坐久之王弘送酒至便就酌醉而後歸

奉贈太常張卿均（均一作垍）二十韻 按唐書均張說之長子天寶九載爲大理卿出爲建安太守歲中召還再遷太常卿均弟垍尚明皇寧親公主拜翰林學士即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珍賜不可勝數時說在中書均亦供奉翰林均垍俱能文兄弟並掌綸翰之任此篇兼美其父子兄弟也

方丈三韓外 前漢郊祀志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者其傳在勃海中後漢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皆古之辰國馬韓最大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魏志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也晋東夷傳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 崑崙萬國西 崑公渾切崙盧昆切山名尚書孔氏傳崑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兩都賦踰崑崙越巨海注引前書音義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鄭元曰外国圖云從大晋国正七万里得崑崙之墟 建標天地濶 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標 詣絕古今迷 氣得神仙迥 恩承雨露低 上四句以蓬萊禁掖之清切乃神仙之地唯有仙風道骨者始能遊且承恩寵也此指言張均父子稟是山英靈之氣以生而供奉翰林去天子爲近也 相門清議衆 儒術大名齊 弟垍尚寧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諸父兄爲銀青光祿榮盛當時也 軒冕羅天闕 天一作高天闕斥朝廷言其一門衣冠之盛也 琳琅識介珪 以琳琅則識張卿爲介珪矣說文介圭大圭也禹貢厥貢球琳琅玕注球琳玉名琅玕石而似珠介雅釋地西北之美者

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詩嵩高篇錫尒介圭以作尒宝伶官詩必誦此美張揚之為太常也伶官樂官也古者

採詩而伶官誦之以諫王也詩邶風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夔樂典猶稽又美其為太常也太

常掌樂者也舜典帝命夔典樂教冑子健筆凌鸚鵡後漢禰衡傳江夏太守黃祖長子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

鵡者射奉卮於衡曰願先生為之賦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无加點辭采甚麗銛鋒瑩鷿鵜銛兼廉切鵜杜

奚切鷿鵜水鳥也膏可瑩刀劍方言曰野鳧其小好沒水中南楚之人謂之鷿鵜大者謂之鶻戴高度閑山詩劍瑩鷿鵜膏此言美其文

手筆也友于皆挺拔言均培兄弟之貴且有勳業也書君陳篇惟孝友于兄弟亭瀾者人多以兄弟為友于以

日月為居諸以子姓為詒厥皆不成文理金子美亦有此病豈非徇流俗之過邪子美亦云仙鳥仙花多友于退之云豈謂詒厥无基址

又云爲尒惜居諸洪駒父云比歇後語也公望各端倪言均培兄弟負公輔之望各有端倪也晉虞駿傳駿乃虞

潭之兄子王道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兼之者其在渦乎莊子大宗師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注端倪端

畔也通籍踰青瑣通籍謂通朝見之籍也漢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大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注籍者為

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拜名曰夕郎宮闕簿青瑣門

在南宮衛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裹青曰瑣後漢志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梁

異傳窗牖皆有綺疎青瑣謂刻為瑣文以青飾之也○晉謝玄暉詩沉通金閨籍 **亨衢照紫泥** 易大蓄卦何天之衢亨後漢志皇帝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无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王子年拾遺記浮圻國歲貢蘭金之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白有光如銀名曰銀燭嘗以紫泥封諸函及諸宮門鬼魅不能干 **靈虬傳夕箭** 虬君幽切无角龍也以承浮漏水之箭傳夕箭謂張衡入直而歸晚也南齊陸倕新漏刻銘云靈虬承注陰蟲吹噏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歸馬散霜蹄** 莊子馬蹄篇馬蹄可以踐霜雪 **能事聞重譯** 譯夷益切謂傳言也言所能之事傳播於重譯之蠻夷矣前漢平帝紀越裳重譯獻雉後漢南蠻傳周公居攝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 **嘉謨及遠黎** 揚子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謨合皐陶之謂嘉 **弼諧方一展** 皐陶謨曰謨明弼諧 **班序更何蹐** 左氏莊公二十年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適越空顛躓** 躓陟利切路也字与疐通馬融曳狩頌顛狽頓躓 **游梁竟惏悽** 甫初落晚嘗適越矣本傳所謂少不自振客吳越是也甫又嘗遊梁矣贈李白篇所謂亦有梁宋遊是也今甫雖為右衛率府胄曹然欲展弼諧於張卿而班列次序之不可攀則復有去而之它之意將適越乎空如前日之顛躓將遊梁乎竟如前日之悽悽此詩人之思也 **謬知終畫虎** 甫自言謬誤所知而事之不成如畫虎也按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曰龍伯高口无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欲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

樂人之樂清濁无所失人又我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微分是䀋雞 䀋許西切酢味也甬自言其受分微細而局促如䀋雞也按莊子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孔子出以見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䀋雞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言不知天地之大全庄䀋雞甕中之蠛蠓也司馬云酒上蠛蠓

萍泛之無休日 萍或作跡甬自譬其无定也

挑陰想舊蹊 蹊音奚徑道也甬自言其想舊蹊之挑陰乃懷念舊日見知之人也按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吹噓人所羨

騰躍事乃睠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 至於騰躍之便則仍垂睠如此是猶涉碧海探青雲之難也按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也一面万里碧海浩汗与東海等水不鹹苦正作碧色謝靈運登石門詩惜无同懷客共登青雲梯郭景純遊仙詩靈溪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顧深慙鍜鍊 鍜都玩切冶金也甬言張卿顧我之深而自慙其鍜鍊之末成器耳

才小辱提携 甬自言才能之小辱于張卿之挽也

檻束哀猿巧 巧一作叫猿束於檻而不能施其巧猶甬見制於小人而不能騁其才也淮南子置猿檻中則与豚同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鮑照詩今作檻中猿

枝驚夜鵲棲 言不安其居也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何枝可棲

幾時陪羽獵 孝成帝時羽獵而揚雄從之因作校獵賦以風

應指釣璜溪 璜胡光切說文半璧也子

謂太公望以年老見用於文王今子美亦有意於暮年而望收錄也卞圜又謂用意以己之陪羽儀對彼之釣璜溪美誠為帝師以呂尚比之也按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拜之尚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之檢德合于今昌來提尚書中候曰望即磻溪之水釣其旁得玉璜十道志磻陽有釣璜蒲乃呂望所釣璜溪也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按唐舊書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郡王位特進贈太子太師而新書云贈太子太師而不書特進夫之蓋特進正二品而太子太師從一品也公集八哀詩又有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則知此詩之作乃在八哀詩未贈之先其為特進時也

特進羣公表 前漢張禹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後漢楊賜追位特進注引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位特進在三公下特進漢官也二漢及晉魏以加官表謂儀表也謝承後漢書黃香對策為羣英之表 天人

夙德升 魏志邯鄲淳見曹植才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陳矯見曹仁歎曰將軍真天人也鄧禹傳上過禹嘗援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夙早也 霜蹄千里駿 莊子馬蹄篇馬蹄可以踐霜雪漢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魏太祖謂曹休曰吾家千里駒 風翮九霄鵬 莊子逍遙遊篇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万里 服禮

求毫髮 言於禮无纖毫違背也左氏僖公二十二年傳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推忠忘寢興 一推

作惟聖情常有眷顏延年拜陵廟詩昭讌流罕情朝退若無憑不挾貴也仙醴來浮蟻醴一作醖來或作求醴甘酒也前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曹植七啓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公八哀詩有贈汝陽王璡云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即此意也奇毛或賜鷹謂玄宗賜王名鷹以旌其特立不羣也清關塵不染謂門下无雜賓也會稽典錄丁覽門无雜賓刘孝標論不雜風塵中使日相乘謂太子遣使龍問也後漢張讓傳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紛紛號曰中使吴志朱然傳中使口食之物相望於道晚節嬉遊簡謂不以嬉遊為務也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謂友兄弟也詩小雅常棣燕兄弟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誰敢問山陵後漢東平王蒼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上疏諫帝從而止學業醇儒富詞華哲匠能辞一作才殷仲文詩哲王感蕭辰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言其辞翰俱美也吴質答魏太子牋摛藻下筆鸞鳳之文奮矣精理通談笑謂其談笑精通於妙理矣忘形向友朋謂其待朋友无不收也寸長堪繾綣長或作腸非也繾去演切綣古轉切繾綣謹慎皃謂寸長必取也詩大雅以謹繾綣一諾豈驕矜謂其不自大也前漢季布傳布為任俠有名辯士曹丘生与竇長君善布諫長君勿与通及曹丘生欲請布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无

往逯行布果怒曹上揖布曰楚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布乃大說已忝歸曹

植甫與王心腹相知如部鄭泗之歸依于曹植也前注何知對李膺甫自謂對汝陽爲李杜謙之之許也按後

漢杜密傳黨錮事起密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范滂母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

膺密也招要恩屢至要伊消切約也謝惠連翫月詩並坐相招要崇重力難勝甫自

言璡豪招要之恩而礼意崇重非人力所能勝也披霧初歡夕甫序初見璡時也晉樂廣字彥輔善談論約言

析理衛瓘見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

謝宣城詩孤舟伯極浦鳧鴈宿張燈鳧鴈喻嘉賓此言燕集之時也庾信賦張燈華閣花月窮

遊宴於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後漢志長沙郡益陽注荊州記縣南十里有平岡岡有

金井數百世傳金人以杖撞地輙便成井簷動玉壺冰此序汝陽招要崇重之恩歷夏秋冬三時之久也鮑昭詩

有云清如玉壺冰瓢飲惟三徑此下甫自言居貧厚宴遇也論語雍也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

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舍于竹下開三徑唯故人求仲羊仲從之遊巖棲在百層陳无

巳作巖栖畢一睠神淩切栢畦也崔駰達旨云或盥耳而山栖嵇叔夜絕交書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張升與論黃綺引見巖栖謝盡

選詩栖巖挹飛泉且持蠡測海且魯作謬蠡求弋切蚌屬東方朔論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況把酒如澠比謂錫宴行觴也澠食陵切水名出齊國左昭公十二年傳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志君代興亦中之鴻寶全秘前漢刘向傳上復興神仙方士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顏師古曰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常存録之不漏泄也神仙傳淮南王作內書二十篇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事名鴻寶丹梯庶可陵謂淮南王有鴻宝秘書而不以示人今進元隱於甫使甫得以親近故也謝靈運詩躡步隱丹梯謝玄暉詩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淮王門有客有一作下前漢淮南王安好書皷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外書數方言終不媿孫登甫以淮南比汝陽而不自媿於孫登也晉書隱逸傳孫登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嵇康從之遊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媿孫登

敬贈鄭諫議十韻鄭諫議虽不得名必善於詩者皆用詩事美之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爲天子諫官非不謂之顯達而於作詩之義又早歲已有名此專矣之也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皆言諫議詩筆之捷如射之中的之勇也思飄

雲外物思相更切清思也外一作動謂其詩思俊逸超出乎雲物也律中鬼神驚謂其詩律合乎法度可以泣鬼神也毫髮無遺恨公言作詩中有一字一句不佳其如毫髮之小則心自慊之有遺恨矣波瀾獨老成謂其詩才浩瀚而句法尤壯健也野人寧得所自此而下皆公自序野人謙辭也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甫之客遊宜搜遠覓蹤跡无定信客旌所指耳天台賦遠寄冥搜築居仙縹緲縹普沼切緲弥沼切幽邃見言卜築欲住幽邃之处如仙之縹緲難尋也海賦神仙縹緲食玉清涯旅食歲崢嶸言歲之云暮也崢任耕切嶸胡耕切高峻見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暮使者求顏闔喻諫議遣使見招也莊子讓王篇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巷苴布之衣而自飯牛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者罪使者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也諸公厭禰衡以旅食之人諸公厭之如禰衡焉衡初托曹公又托劉表又托黃祖比謂諸公之所厭也按後漢文苑傳禰衡字正平有方辯氣剛傲矯時慢物曹操怒之送与劉表後侮慢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与之後竟為祖所殺將期一諾重季布傳辯士曹丘生謂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江淹詩季布重然諾欻使寸心傾謂傾向於諫議也欻許勿切暴起也謝玄暉詩孰為勞寸心君見窮途

哭宜憂阮步兵晉阮籍字嗣宗為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顏延年詠阮步兵詩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古詩戚戚何所迫悠悠赴交河古詩悠悠涉長道杜田曰按唐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遶城下因以名之魯訔謂正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交河公家有程期程限也期會也亡命嬰禍羅謂赴交河之役有程期而逃亡其命則必有收捕禍所及矣按唐賓奈云亡命二林顏師古注云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君已富土境謂玄宗中國之地已闢矣開邊一何多譏祿山國忠之徒為國生事於夷狄也棄絶父母恩吞聲行負戈戈戟也李陵荅蘇武書負戟而長嘆陸士衡從軍詩朝餐不免冑夕息常負戈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此言離家日久已習戰鬪之事故徒旅不能欺也骨肉恩豈斷呂氏春秋父母之於子此之謂骨肉之親也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木蘭曲南市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挑吐彫切搖也青絲馬韁也梁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懸玉鐙又宛轉青絲鞚

捷下萬仞岡 仞一作丈左思賦振衣千仞岡 俯身試搴旗 搴起虔切取也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磨刀嗚咽水 辛氏三秦記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水鳴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嗚咽水

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 鮑照東門行傷声斷客情又行子心腸斷

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 惋烏貫切鬱歎也 功名圖麒麟 漢武帝獲白麟作麒麟閣繪功臣像宣帝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虞羲詩當今麒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戰骨當速朽 丈夫以身許国死何足恤況傷於离別乎此勸以義之意也宋司馬造石槨孔子曰死不如速朽

送徒既有長 長下丈切孟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 遠戍亦有身 戍束遇切守邊也

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見其强驅人於戰豈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乎 路

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国忠領劍南幕府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之辛无恩者人人思乱此詩所以作也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為將之道甘苦與衆共之今將樂而士苦二樂之異如此豈善撫循士卒者乎王仲宣從軍詩軍中有苦樂但問所從誰隔河

見胡騎倏忽數百羣倏忽犬疾走也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祿山國忠為將暴虐尤甚然國忠起於貴寵之寵以宰相領劍南節度未嘗為國立勳此甫所以譏其素賤也若衛青少為奴僕後以子夫之故得為漢將故甫以比之也衛青傳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後拜為車騎將軍

挽弓當挽強周勃傳材官引彊孟康曰如今挽彊司馬也梁冀傳冀能挽滿注挽滿謂引彊用箭當用長以言士卒各矜其所能也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賊一作寇以言士卒各致其功也。。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孟子曰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而喜開邊者乃好大喜功之主則公之詩豈不益於教化乎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曾才登切積也前漢匈奴傳匈奴攻太原高祖自將兵擊之會冬〻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陸士衡詩驅馬陰山陰山馬不前仰憑積雪岩俯涉堅冰澗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謂士卒北征築城保塞不危陽暮望歸雲而不得与之南還是以漢地周王褒短歌行无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漠北薊

城雲

單于寇我壘 單于時連切 百里風塵昏 雄劍四五動 吳越春秋吳王闔閭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鏌鋣鏌鋣者干將之妻干將作劍金鐵之精未肯流干將夫婦乃斷髮剪爪投之爐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鏌鋣而作漫理列士傳眉間尺者謂眉間廣一尺也楚人干將鏌鋣之子楚王夫人常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鏌鋣鑄此精為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鏌鋣乃留雌而以雄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有悲鳴王問羣臣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鏌鋣殺之眉間尺乃為父殺楚王公集有曰匣裏雌雄劍又曰雄劍鳴開匣是也

彼軍為我奔 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二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 虜其名王歸 前漢匈奴傳霍去病衛青將兵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宣帝紀單于稽遣名王奉獻

繫頸授轅門 係胡計切轅門以車轅為門也賈誼傳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傳軍往說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司馬穰苴傳立表轅門

潛身被行列 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年餘 一作十餘年言用兵久也 能無分寸功 玄宗窮兵適所以自焚故祿山乘隙一決

天下為之乱可不戒哉

衆人貴苟得謂因忠之徒為国生事苟得辞位而已安問其国家安危存亡之所依乎

欲語羞雷同羞一作差謂賢人君子不肯貪功大功也曲礼毋雷同朱暉傳雷同順旨**中原有闘**

争况在狄與戎狄謂單于戎謂吐蕃也王制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西七戎北六狄**丈夫四方**

志射義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安可辭固窮**丈夫有四方之志宜奮志立功于四夷安可以固窮為辞而无志於功名也哉此特勇士之志而非經世遠謀之士用於斯時豈可固窮不敢為国生事虽无分寸之功其忠於君可見矣論語君子固窮

官定後戲贈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

按明皇天宝十載辛卯春正月乙酉朔八日壬辰朝献大清宮九日癸巳朝享太廟十日甲午有事于南郊公上三大礼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令宰相陳希烈試文章為希烈所忌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參軍公率府胄曹盖未嘗視印也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晋陶潜字元亮為彭澤令素簡易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曰應束帯見之潜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illegible]以事郷曲小兒解印去賦帰去來**老夫怕趨走率府且**

逍遥耽酒須微禄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迴首向風飈飈必遥切回風也謂須微禄故无復有歸山之興但臨風迴首而已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未就丹砂愧葛洪甫吉言李白自有就丹砂之志今相顧飄蓬故於葛洪有愧也按晉葛洪傳洪字稚川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号曰葛仙翁其鍊丹秘術悉得其法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勾漏令帝從之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跋扈言李強梁指禄山以為乱也按後漢梁冀傳冀後冀恐甚質帝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廿育高祖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跋扈志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按是月安祿山反於范陽甫時妻子留奉先故甫往省家焉奉先蓋唐之蒲城縣屬同州開元四年改為奉先縣以奉睿宗橋陵也）

杜陵有布衣（杜陵公所居之地也餘見醉時歌注）老大意轉拙（古詩老大徒傷悲）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詩生民居然生子莊子逍遙遊篇瓠落無所容陸德明音義瓠戶郭切司馬音護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司馬云瓠布護也落零落也）白首甘契闊（甘一作苦此謂拔西向尉辭不行也毛詩擊鼓篇死生契闊）盖棺事則已（古詩蓋棺事乃已）此志常覬豁（覬几利切幸也）窮年憂黎元（莊子齊物論篇因以曼衍所以窮年）歎息腸內熱（腸一作腹甫雖不遇其志猶在君民大丈夫負經綸志常覬望豁達死而後已此志方已是以窮年憂黎元嘆息至於中熱此孟子所謂不得於君則熱中是也莊子人間世篇葉公子高曰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取笑同學翁浩歌

彌激烈甫志在君民而同李之人反輒笑之甫比懷无所寫形於浩歌愈自激昂其義烈而已蘇武詩浩歌正激烈非
無江海志莊子識王帝身居江海之上心遊魏闕之下瀟灑送日月送一作失生逢
堯舜君舜一作為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叔孫通傳贊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構廈豈云缺偕尼詩大廈須異材郎廟非庸器葵藿傾太陽
准南子葵藿傾心向日曹植求通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物性固莫奪莫一作難
甫謂若使高卧江海上送此餘年吾不忍爲也況生逢堯舜之君何忍一不見用便決別而去況當廊廟之才亦不乏人可以佐天子理
天下只是甫抱葵藿之誠向慕於君其性自然不可得而移奪也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
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螻蟻物之微者甫自喻鯨鯢大魚偃蹇滄海理之常也甫志在於致
君澤民其志甚大後自責曰我誠螻蟻小輩但可自求其穴何敢過擬大鯨而偃蹇於滄溟哉古今注鯨大魚也雄曰鯨雌曰鯢常以五
月生子於岸八月導而還海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之以茲誤生理獨恥事干謁
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高士傳許由隱於沛澤之中堯致天下而
遜焉由乃臨流洗耳其友巢父飲犢曰何以汚吾犢口牽牛於上流而飲之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許由也由以

告巢父巢父曰汝非友也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未能易其節易夷益切改也沉飲聊自
遣遣一作適非也顏延年詠劉參軍詩謝病日沉飲放歌頗愁絶以比自語生理有小有大宜自安分不敢
干謁勢要以取富貴雖兀兀窮居甘為螻蟻汨沒自退不能效巢父許由高尚其節是以適意於酒放懷歌詠以遣愁絶故也歲
暮百草零謂十一月赴奉先縣時也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謂欲雪之
天也客子中夜發客子甫自謂自京發程也王粲詩客子多悲辛霜嚴衣帶斷指直
不得結得一作能凌晨過驪山三秦記驪山西北有温泉之水入浴可以愈疾正觀十八年營建御湯名
湯泉宮咸亨二年名温泉宮天宝六載改華清宮御榻在嵽嵲嵽徒結切嵲倪結切嵽嵲山貌言見明皇御幸
温泉宮之榻其高若山也按唐史拾遺帝每年以十月游幸驪山勞民動衆天下苦之是以禄山乘隙而反遂陷兩京如入无人之境可
不哀哉是時天變見于上帝莫省悟故甫於詩中極言之後世號為詩史皆紀其實事也蚩尤塞寒空言乗
輿前導蚩尤之旗蔽塞乎寒空也蹴蹋崖谷滑蹴七六切蹋也瑶池氣鬱律謂玄宗与
貴妃會于温泉也張衡西京賦氣谽谺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烟羽林相摩戛羽林扈駕之軍其多至如林木故言
相摩戛也漢宣帝紀羽林孤兒應劭注林謂林木羽若羽翼君臣留歡娛君臣一作聖君張景陽詩朝野多懽

娛樂動殷嵑嶱殷讀曰隱震也謂時明皇奏樂驪山溫泉也相如上林賦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嵑嶱一作蝎蝎
一作樛嶱一作嵑嶱王琪吳若本皆作嵑嶱嵑音渴嶱上割切張衡
南都賦其山則崆峣嶱嵑注山石高峻貌歐陽公王荆公改樛嶱作
膠葛相如子虛賦張樂乎膠葛之㝢注曠遠深貌揚雄甘泉賦其相
膠葛注膠葛猶言膠加也魯靈光殿賦洞洞轇輵其字又不同正異又
作嵑嶱今從王吳本為正賜浴皆長纓按唐書天子十月幸華清宮賜從臣浴景龍遊幸冬驪山溫湯賜浴故云
韓子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江文通詩長纓皆俊人與宴非短褐宴一作讌謂玄宗賜浴羣臣皆長纓之士短褐
賤者不獲与宴也彤庭所分帛彤庭天子之庭以丹飾之也趙皇后傳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本自寒
女出郭泰機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寒衣雖巧妙不得秉杼機鞭撻其夫家撻一作箠聚斂
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
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鹿鳴之詩文武所以宴羣臣嘉賓實幣帛于筐
篚以將其厚意蓋聖人筐篚之恩非苟務為濫賞實欲忠臣得以其
心存活邦國之民而已今玄宗使聚斂之臣鞭撻誅求分賜无功而
受此物是忽其活邦國之理也君所賜濫是棄此筐篚之恩也
多士盈庭无敢以此諫君惟仁者測其有变所以為國家戰慄也況
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內金盤上方器用也衛霍皆以后戚而貴蓋以比楊國忠輩中堂

舞神仙舞一作有煙霧蒙玉質一作雜許詩顧作秦王狀乘尊怡煙霧煖客貂鼠
裘一作客煖豪貂裘貂丁聊切鼠屬毛皮豪貂可為裘說文大而黃黑出丁零國悲管逐清瑟勸客
駝蹄羹霜橙壓香橘魏王花木志蜀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亦名盧橘朱
門酒肉臭肉一作肉路有凍死骨孟子梁惠王篇庖有肥肉廄有肥馬野有餓莩榮枯
咫尺異惆悵難再述當是時楊國忠舉族寵貴不貲仁人君子為之寒心況又內出金盤御食以賜
之歌姬舞妓皆抱玉質有酒中堂或接客以貂裘或勸客以駝羹豈知貧民下戶有凍死者耶甫從驪山過身披短褐不得与宴因忠之
徒憂以氾館榮貴鄉相去咫尺而或榮或枯不啻天淵之遠也是以惆悵難再具述其事也北轅就涇渭官
渡又改轍後漢袁紹度河壁延津南曹操還屯官渡注官渡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酈元水經注官渡渠經曹公壘北有高
臺謂之官渡魏志公還軍官渡袁紹眾大潰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群水從西下
極目高崒兀崒藏沒切崒兀高峻貌疑是崆峒來唐書志安定郡保定縣有崆峒山恐
觸天柱折甫過驪山遂遷北轅趨就涇渭循涇渭趁官渡又改轍西南向始達奉先縣忽見羣水西下初疑是吐蕃從崆
峒來始恐天柱為之折傾是月祿山果叛守官之民為之敗走也吐蕃入寇常從崆峒山下來故集有詩曰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是

也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河梁幸未拆古詩携手上河梁枝撐聲窸窣窸自上切窣蘇骨切窸窣聲不安也行
旅相攀援援于元切引也川廣不可越不一作且老妻既異縣既王作託
古樂府記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十口隔風雪江文通雜體詩弭棹值風雪誰能久不顧
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號胡刀切咷徒刀切易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幼子飢
已卒飢一作餓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蔡琰詩行路亦嗚咽所愧爲
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未一作禾貧窶有倉卒甫乃於何
粟未裂之時幸得以渡道路傳言祿山叛陷京城行旅皆奔投竄走用宗攜孥既到奉先妻兒餒餓略無生理不幸幼子又死雖甫割愛
捨哀而里巷亦爲之慟傷爲父之道不能贍給諸子以致夭折尚且有愧況爲天下父母者乎甫又寓意立宗不能爲民父母秋成既不
登加以祿山之禍是使吾民貧窶衣食不足而又倉卒遭逢其苦爲如之何有詩終窶且貧卒一作猝曹植贈白馬王彪詩倉卒骨肉親
能不懷苦辛生常免租稅常陳作當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一猶
作独阮籍詩感慨懷辛酸平人固騷屑劉公幹詩平人易感動何遂可久望江詩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

默思失業途（途一作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端一作際）澒洞不可掇（澒胡孔切洞徒揔切澒洞絶貌掇都活切拾也甫言雖不見用亦爲幸矣身叨命官既免租稅又免征伐猶隨事迹尚且散于況百姓苦於租稅名隸戰伐其騷動屑屑尤可閔也甫默思吾之失業念彼遠戍之兵其迹憂愁與山齊高與天下澒洞未可遽掇而絶之也嗚呼甫一布衣而吟咏之間未嘗不憂及君民其忠矣乎淮南子天文訓鴻濛澒洞莫知其門魏武帝詩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川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山川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河圖括地象赤縣之州是爲中州東南曰神州鄒子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其國名曰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別九州是也夢弼按地理志奉先縣屬京兆郡開集有橋陵詩居然赤縣立是也赤縣圖乃畫此山也）乘興遣畫滄洲趣（地理志滄州乃景城郡春秋戰國時為齊趙二國之境秦鉅鹿上谷二郡地漢高祖置渤海郡唐為滄洲滄洲圖乃畫滄海也）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毫筆也素縑也）豈但祁岳與鄭虔（祁鄭唐之善畫者也古今名畫記鄭虔高士也蘇許公爲相申

以志年之契薦為著作郎開元二十五年為文部文字士官身斬軍
好琴酒篇詠工山水進獻詩篇及書畫元宗御筆題云鄭虔三絕筆
迹遠過楊契丹言刘之筆迹過於楊則祁鄭不足道也楊素在隋稱善畫其書傳於契丹故以為號名畫記楊
契丹官至儀同僧琮云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山東體製允屬伊人不
在閣立本下鄭法士嘗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
物車馬曰此是吾之畫本也由是鄭深歎服
得非玄圃裂穆天子傳舂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无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淮南子崑崙縣圃維絕通天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其一正西曰玄圃之臺
無乃瀟湘翻曾子開曰瀟水出道州湘水出全二水至永合而為一以入洞庭黄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
悄然坐我天姥下姥莫補切天姥山名吳錄地理志剡縣有天姥岑謝靈運臨海嶠詩曰暮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
耳邊已似聞清猿吳越郡國志天姥山与括蒼山相連上有字高不可識春月則聞簫鼓笳吹之声
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乃一作恐漢長安三輔左扶風右馮翊蒲城右馮翊屬縣也唐開元四年改為奉先縣以奉睿宗橋陵
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本朝錢希白洞微志無雲而雨謂之天泣
野亭春還雜花遠遠讀乂也
漁翁暝蹋孤舟立暝日入也
滄浪水深青溟闊浪魯當切滄浪水名
欹岸側島

秋毫末
毫末謂筆端也
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
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斑妃死為湘水神故曰湘妃楚辭遠遊章句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劉侯天機精
莊子大宗師篇嗜欲深者天機淺
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
徐陵烏栖曲風流荀令好兒郎偏能傅粉復馨香
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
貌莫角切貌人類狀也後漢祢衡唯善孔融及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
若耶溪
若耶溪在今越州會稽之南
雲門寺
南史何胤字子季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至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世謂何氏三高梁武帝勑給白衣尚書祿辭不受
吾獨胡為在泥滓
西征賦或被左衽奮迅泥滓
青鞋布襪從此始
若耶溪雲門寺二者皆勝境甫自傷汩沒塵泥未能脫迹以遊覽也

橋陵三十韻呈縣內諸官

開元三年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橋陵橋陵在奉先西北三十里

先帝昔晏駕
先帝指睿宗也前漢天文志宮車晏駕注天子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出耳

玆山朝百靈玆山指豐山也長安志開元四年以蒲城縣之豐山建睿宗橋陵崇岡擁象設
象設謂左右之山象青龍白虎之類也楚辭招魂章句像設君室靜閒安些沃野開天庭張衡賦廣衍沃野
即事壯重險易習坎重險論功超五丁昔蜀王欲鑿山開道以取秦天爲王生五丁力士能
徙山今論其築陵之功超過六丁也按蜀王本紀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於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
穴中五丁共引蛇山頹秦五女皆上山化爲石坡陀因厚地一作坡陀用厚力坡陀高大貌相如二世賦登坡陀
之長坂却略羅峻屏却略森列貌孫綽詩遠山却略羅峻屏雲闕虛冉冉風松
肅泠泠石門霜露白露一作霧謂秋祭時也玉殿莓苔青謂春祭時也宮
女晚知曙晚一作曉祠官朝見星官一作臣謂宮女祠官各勤其職而處於從事以象生時也
空梁簇畫戟謂列戟以森衛也陰井敲銅瓶謂汲井以供祭也中使日夜
繼一作日繼夜王畏作日相繼吳志朱然傳中使口食之物相望於道惟王心不寧王謂睿宗也詩江漢篇王
心載寧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凝推
道經莊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鳴一作循一作巢曹子建

詩好鳥鳴高枝高嶽前崔崒崔呂岬切崒昨没切山高皃謂華山也洪河左瀅瀠瀅烏
定切瀠于高切小水貌謂黃河也金城蓄峻趾金城蘭州也沙苑交迴汀沙苑隸左馮翊
求與奧區固西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川原紛眇寘居然赤縣
立蒲城縣本屬同州開元四年以縣之豐山建橋陵改爲奉先縣仍隸京兆府十七年昇爲赤故公詩云赤縣也臺榭爭
岧嶤亭岧嶤高也江淹詩岧嶤南樓期官屬果稱是聲華眞可聽眞一作宜官屬而稱赤
縣內諸官其才德名声皆稱其職也王劉美竹潤喻其有節操也裴李春蘭馨喻其有声
譽也鄭氏才振古謂其才之多也啖侯筆不停啖杜覽切姓也謂其爲筆之捷也遣
辭必中律中丁仲切當也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硎硎奚經切砥石也謂其制物有剸裁也莊
子養生主篇庖丁爲惠文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綺繡相展轉綺繡
喻其文華也琳琅愈青熒愈一作逾琳琅喻其溫粹也校獵賦眩燿青熒側聞魯恭化
以魯恭美赤縣令善政也後漢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掾肥親往廉之肥還以三異白安安上書言狀帝異之秉德崔瑗銘以崔瑗美赤縣官之如已也後漢崔瑗字

子王有座右銘傳于世太史候鳧影後漢王喬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輙有双鳧自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双舄焉王喬隨鶴翎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子晋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余謂王劉裴李鄭氏吹笙皆縣內官有仙骨殆非凡俗之流皆美之之許也朝儀限霄漢此下甫自述也赤縣令入朝而公自拾遺貶爲華州司功故不得与朝會之儀如限隔霄漢也客思廻林坰坰音扃林外也轗軻辭下杜轗音坎軻音可又苦賀切轗軻車行不平也一曰不得志轗或作埳軻或從土義同楚辭七諫篇然埳軻而留滯漢書音義下杜在長安今之杜城也飄飄陵濁涇亥陝作凌陵乗也詩涇以渭濁水經注涇水出安定入朝那縣西开山頭東南經新南扶風至京兆高陵入渭水合又東与漆沮水合經秦漢之都至蓮津而入河諸生舊短褐短一作裋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詩涕泗滂沱主人念老馬主人指縣內官欲求諸見念也老一詩外傳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御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欲言過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廨宇容秋螢宇一作署容一作岩廨宇官舍也以官舍館甫

腐草化爲螢其質不美甫自喻諸官不以其質不美而賤之而見容也 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流寓者出於事勢不得已甫豈樂爲之苟能擺脫俗累優游於江湖之上乃甫性之所樂尚以俗累所拘爲恨矣

後出塞五首

天寶十四年乙未三月壬午安祿山及契丹戰於潢水敗之故有是詩爲出兵赴漁陽也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後漢班超字仲升有大志常爲官傭書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梁竦字安定自負其才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 召募赴薊門薊古詣切燕地鮑照東武吟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 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鞭一作鞍 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道周道邊也王仲宣詩親戚對我悲 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吳鉤刀名也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曰闔閭既寶莫耶之劍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人殺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

而求賞其王曰何以異於衆鈎乎鈎師向鈎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声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胸王乃賞百金遂服之不離其身鮑照結客少年行錦帶佩吳鈎余謂老者以酒食為餽少者以吳鈎為贈其勇怯可知此詩有封侯功業之言則知爵不可濫受而国忠徒以貴妃之寵居極位豈非無功而受祿歟

朝進東門營 東門洛都之門也 暮上河陽橋 河陽洛水之陽也李少卿詩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王仲宣從軍詩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詩車攻篇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 士卒之多則諸將各有一青由幕故一部伍之人至日暮帰也各相招邀以居其幕也 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 笳居牙切捲芦葉以吹之也 壯士慘不驕 謂壯士聞角声之動慘然無驕色起故鄉之思也 借問大將誰 曹植七哀詩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 恐是霍嫖姚 嫖姚協音飄遥前漢嫖姚校尉霍去病以椒房之親而致顯位故比之楊国忠然国忠以寵幸進驕暴不恤士卒士卒皆疾之故有是句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 良將推務守邊疆不貪戰功英雄之主如漢武帝唐 亘居鄧切極也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

太宗皆好窮兵於遠加以一時喜功之臣佐成其謀徙以出師如雲之盛殊不念六合已一家何必提孤軍深入四夷而勞民動衆哉此託意以諷玄宗開邊於西比然致祿山之竊發也遂令貔虎士貔貅作輔書牧誓稱如虎如貔奮身勇所聞挍勦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此諷楊国忠之徒西擊大荒之野北開玄冥之地爲国生事持此功以獻捷於玄宗由受高爵重祿不亦厚顔乎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謂西北蕃已寧矣漁陽豪俠地漁陽乃北郡豪俠謂能以力俠助人急難也擊鼓吹笙竽言凱旋奏樂也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遼海乃遼東郡東吳出粳米水道通海泛舟轉輸以給祿山之兵也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耀一作輝越羅楚練賞賜戰士與豪僕隸之賤身衣美麗殊不知此物出於百姓之膏血也左氏昭公七年皁臣輿輿臣僕僕臣臺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臣不敢議議者死路衢主將謂祿山也時祿山爲漁陽節度所領皆突騎兵還賞賚亢賓玄宗御承天門率百官迎迓祿山恃功高氣凌公卿誰復敢議其事者哉

我本良家子（[?]趙充国以六郡良家子從[?]…　玄宗開邊抽丁以行故云良家子也）出門亦多門（多門謂用兵非一方也左氏成公十六年傳晉政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躍馬食肉言其貴也国忠驅民開邊苟取富貴是辜明主之恩也）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禄山反以討国忠爲名幽州騎即禄山之兵長驅而來東都西京皆爲之陷没皆国忠有以致之故也）中夜間道歸（間讀爲去聲漢高紀從間道走軍顔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国忠闘禄山有变已陷兩都遂脱身自微路歸恐爲奸邪所獲也）故里但空村（謂居民盡避胡也）惡名幸脱免窮老無兒孫（言国忠叛異於禄山不負叛逆之名柰何子孫亦爲賊所屠戮天人報應之理可不戒哉ゝゝ東坡蘇軾又曰詳味此詩蓋禄山反時其將校有脱身歸国而禄山尽殺其妻子者不出其姓可恨也）

玄都壇歌（玄都壇乃漢武帝之所築帝好神仙故築之也東方朔十洲記洲在北海上有云玄都仙伯貞公所治也）七言六韻寄元逸人（元逸人隱道士也有神仙之術也甫作是詩以贈之）

故人昔隱東蒙峯（故人者謂元逸人也地理志泰山蒙陰縣有蒙山禹貢屬徐州）已佩含景

蒼精龍 蒼精龍謂劍也後供上孫瑞劍銘含景吐商春秋繁露劍之在左青龍也刀之在右白虎也或曰投神仙訣録[illegible]龍驅咒神之符也東方青帝蒼龍之精景者日月之影也道家呼吸日月之光景以取其精氣故受籙佩符能驅攝鬼神也

故人今居子午谷 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顏師古曰今京城南山有谷通梁漢者名子午谷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嶺谷名褒斜長安志城有南山有谷號子午谷南屬午北屬子社稷在北谷在南陰陽家子午係衝破之方王莽有意篡漢欲絕其子孫從社稷前鑿通子午道時名為子午谷

獨在陰崖結茅屋 在一作出 結一作白

屋前太古玄都壇 題注

青石漠漠常風寒 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爲壇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

子規夜啼山竹裂 啼而竹裂言聲之苦也華陽風俗通曰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烏其聲哀而吻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者則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因農事東都記曰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爲望帝好稼穡教人農務治邦域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祠杜主時荆州人鼈靈令死其尸泝流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爲相號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開明爲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號開明帝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云杜宇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也異物志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余謂[illegible]奚未詳

王母晝下雲旗翻 翻一作蟠劉向列仙傳王母神人人面蓬頭髮戴勝

虎爪豹尾善笑穴居崑崙山或曰此王母之使也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忽有一青鳥從四方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鳥也朔曰西王母必降是夕漏七刻西方隱隱若雷聲有頃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此假子規以對王母蓋子規乃蜀帝故也

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

芝草仙藥也琅玕寶樹也言遠人所居靈異之地往往生長是物足供服餌一隱而不復出也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

鐵鎖高垂不可攀

按道藏經綺字函晉時有戍卒屯於子午谷關谷之西去三百里有大淵二傍有竹其園三尺戍卒往取之以為塞柵及至窮淵忽見鐵鎖下垂約百有餘丈戍卒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其傍哮吼大叫戍卒驚走歸告戍長戍長率其隊共往視之迷而不知其所又藏經感應錄唐正觀初採蜜人入子午谷關南大秦嶺聞鐘聲尋而至焉寺金呂一門傍有大竹林其人斷一節以盛蜜可得五斗下至大秦戍則告防人戍主遣人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太牢有二虎據人大呼防人係走

致身福地何蕭爽

按神仙決錄有天仙地仙三十六洞天八十一福地由地仙積累功行遂超昇天仙今逸人致身福地已為地仙之流何其蕭灑清爽神氣不凡故也福地記終南山東接驪山泰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屬東西諸山周廻數百里名曰福地

歎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 庭一作階一作簷 青蘂重陽不堪摘 甘菊以移晚而花遲謂失其時也 明日蕭條盡醉醒 一作醉盡醒 殘花爛熳開何益 盡醉醒者人盡從菊而醉唯我无菊可從獨醒而已殘花雖開已无況味矣復何益此與屈原不遇其時而云舉世皆醉唯我獨醒之意同也 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 擷突結切捋取也詩芣苢篇采之擷之甘菊以喻君子衆芳細瑣以喻小人君子不遇時不見采擢小人反獲超升登于廟堂之上此與詩隰桑篇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无異也 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 纏一作埋喻君子涵養雖大柰何結託不得其人故至於失所而埋沒乎風霜有如此甘菊矣觀甫此詩辭意含蓄其情可知矣

醉歌行 別從姪勤落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 晉陸機字士衡作文賦序云以述先世之盛麗作文之利害 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 詩齊風總角丱兮毛萇傳總角聚兩髦也 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 喻勤少俊也餘見前注 鷙鳥舉翮連青雲 鷙鳥脂利切擊鳥也喻勤須薦書也 詞源倒流三峽水 源一作賦此言大從姪詞源之壯嚴雖三

峽之水可衡激而倒流矣隋藝文傳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海賦吹噓則百川倒流峽程記三峽者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也

筆陣獨掃千人軍

復美其筆力之快利雖千人之軍可指揮而獨掃矣王羲之筆陣圖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

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

射策甲科謂策問疑難從而射之對有中否取譬於射也前漢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顏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舊穿楊葉真自知

李賁乎自信勤之才藝有必取之理如養由基射楊葉有必中之妙其來舊矣史記周本紀蘇厲說白起曰其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前漢枚乘諫吳王書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如百中焉可謂善射矣

暫蹶霜蹄未為失

良馬有千里之才雖暫顛蹶亦未為失喻勤雖暫淹留何足為辱乎王褒頌過都越國蹶若牋躍莊子馬蹄篇馬蹄可以踐霜雪

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

言賁李一日之長擢英秀亦偶然爾非難取也而從姪之不中第何哉然會當是時排擊風霄蓋以其終有連雲之毛質焉此慰唁之且復有識諷也鮑昭登大雷岸與妹書谷雨排風吹澇弄翮

汝身已見唾成珠

美從姪開口成文如珠它日必貴也晉夏侯湛曰咳唾成珠玉

汝伯何由髮如漆

甫恨年老頭白

无由歸里傷不及見勤之言貴也春光淡沲秦東亭淡沲一作潭沲沲徒我切水名東亭在京城門外會
別之亭梁簡文詩潭沲青帷閉冒嘉誤明水部陽春二月朝始暾春光潭沲度千門渚蒲芽白水荇青荇何
梗切接余也蒲始有芽而自行在水而青指東亭之景物得其性也離別之苦曾物之不如也風吹客衣日杲
杲言甚寒也詩衛風杲杲出日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
衆賓皆醉我獨醒皆一作已屈原傳曰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所以見放乃知貧賤別
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淚一作泣鮑照行路難吞聲躑躅不敢言詩涕零如雨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西京雜記西京外郭城朱雀街東第三橋皇城之東第一街進業坊隋无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正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時報其母文德皇后爲之祈福即其地建寺故名慈恩南院臨黄渠竹木森邃爲京城之最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元奘所立浮圖内有梵本諸經數十匣塔前東階立太宗皇帝撰三藏聖教叙及高宗皇帝述聖記二碑並褚遂良書中和中中書舍人李肇國史補進士旣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

高標跨蒼天天一作穹塔六級高三百尺蜀都賦陽烏回翼乎高標烈風無時休自

非曠士懷曠一作壯鮑照放歌行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登茲翻百憂夫人登高臨遠自有所見則必有所感甫登此塔俯視兵火之後景物蕭條无憂傷乎惟曠達之士對此能遣適耳詩兎爰篇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仲宣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方知象教力象教者謂如來既化諸大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為佛像以瞻敬之也曇无羅讖釋迦佛住世出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未去亦一方年矣敬寺叫四天之下聞諸象教頭陀寺碑正法既没象教陵夷注謂為形象以教人也足可追冥搜足一作立言登是塔乃知象教之力功德无量可以搜求乎幽冥也孫興公遊天台賦序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遐想而存之仰穿龍蛇窟謂塔磴道屈曲而升有如穿龍蛇之窟矣始出枝撐幽撐抽庚切邪柱也塔級之下皆枝撐暗黑至其上級高処乃明故云出枝撐幽矣靈光殿賦枝撐杈枒而斜據注枝撐交木也七星在北户户一作北河漢声西流皆言塔之高与天相近河漢天河也羲和鞭白日山海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国有女子曰羲和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日浴於甘淵張揖廣雅日御日羲和月御日望舒雲靜女日昇歌羲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驤少昊行清秋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昊秦山忽破碎秦或作泰言草木零落也涇渭不可求言登塔高視之不可見也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天子之都曰皇州此記意兵火之後逆氣熏蒸土地分裂涇渭无分

鎬く皆是安能獨辨帝都耶祿山自山東長驅而來遂陷京城九廟淪隕豈復有尊卑之辨哉

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史記本紀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後漢志零陵郡營道南有九疑山按九疑山圖記道州東七十五里有寧遠縣く南六十里有九疑山く有九峯一曰蕭卜二曰女英三曰石城四曰娥皇五曰朱明六曰桂林七曰平蓋八曰巴陵九曰石樓周四百餘里其形相似見者疑之故曰九疑

惜哉瑤池飲一飲作燕穆天子傳天子遊崑崙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日晏崑崙丘趙子櫟曰此暗紀慈恩寺之事也南望而遠想蒼梧則託虞舜而思高宗之晏駕西望而遠想瑤池則又託西王母而思文德皇后之不留也夢弼謂昔虞舜南巡死于蒼梧之野周穆王与西王母會于崑崙之瑤池是時玄宗避賊幸蜀故用比之虞舜南巡楊貴妃見寵於玄宗為霓裳羽衣動西王母之所為嘗与玄宗會溫泉宮故用比之穆王會王母于崑崙今玄宗晏駕而託意感傷之故有叫虞舜惜瑤池之句也顏師古前漢書音義天子崩羣臣不忍言但言車駕晏起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阮嗣宗詩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君看隨陽雁禹貢陽鳥攸居註隨陽之鳥鴻雁之屬

各有稻粱謀梁庾信報趙王賜詩未知稻粱雁何以報君恩○趙子櫟曰因黃鵠之遠去安若高舉遠引之士然无所投止而我之俯世徇身則未免若雁之謀

稻粱也○師古曰黃鶴一舉千里志在飛騰鴟鳶隨陽志在稻粱當祿山之亂賢人高舉遠引投竄林野有似黃鵠奈何詭隨之志受人偽署各得飲祿而已豈不若隨陽之鴈乎无遠啚唯在於稻粱自肥者耶

示從孫濟 濟字應物給事中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 驢賤者所乘也 未知適誰門 權門多噂𠴲 噂祖本切𠴲子達合切前漢息夫躬傳交遊貴戚趨走權門 詩小雅噂𠴲背憎箋噂𠴲相對談語背則相憎也 且復尋諸孫 權門者權貴之門惟其多噂𠴲是以來尋同姓也 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 詩衛風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說文萱忘憂草也 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 蕃今作翻 堂前者堂之南也堂後者堂之北也竹以喻父萱以喻母男正位乎外故堂前父之所居女正位乎內故堂後母之所居萱草已死言杜濟之母已喪矣竹枝不蕃兄弟譬則連枝言杜濟之父所存者獨其身兄弟无人比序濟已喪父母惟叔父甫在為至親也无以數奕為嫌言識同姓之恩猶薄於至親者尚然況疎者乎 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 米与葵人所食也汲多則井渾放手則傷根嫌其數也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 阿翁懶墮久

甫自謂也覺兒行步奔兒謂儕也所來爲宗族來一作來亦不爲盤

飧飧音孫熟食也消之來尋諸孫蓋爲宗族而來不爲盤飧故也循亦無以數來而生嫌隙故取喻者以多放手而有井渾傷袭之句也

左氏僖公二十二年傳晉公子及曹僖負羈之妻乃饋盤飧寘璧焉小人利口實按俗本或作寶利口易頤卦自

求口實薄俗難具論具一作可非是勿受外嫌猜鮑照詩明處自天斷贈受外嫌猜

同姓古所敦此責宗族後生不來相頭小人以口實爲利玄於刀錐不能敦厚親親之恩徒受外言以生嫌猜此舊俗所爲豈足道哉

曲江三章章五句

康駢劇談錄曲江池本秦隑州隑即碕字巨依切開元中疏鑿

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

花卉環列煙火四際都人遊玩盛於中和節中和上巳

賜讌江側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西

京雜記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

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此地在秦爲宜春苑

在漢爲樂遊園寰宇記曲江漢武帝所造其水屈曲有

似廣陵之曲

江故以名之

曲江蕭條秋氣高西都賦原野蕭條菱荷枯折隨風濤蔆一作芰

芰即菱也爾雅蔆蕨攈注菱今水中芰說文菱芰也楚謂之芰蜀本圖經生水中葉浮水上其花黃白色實有二種一四角一三角武陵記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芰通謂之水栗爾雅荷芙蕖注別名芙蕖江東呼為荷

游子空垂二毛游子公自謂也左氏僖公二十二年傳宋公曰君子不禽二毛杜預注二毛頭白有異色

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按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國史補進士既捷大讌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當時曲江風物盛傳天下經祿山之亂焚爇殆盡況秋氣蕭條菱荷枯折水既瘦涸沙石浮露而相蕩孤鴻而求侶皆可感之事也子美覩此風物已非昔日之盛復自傷年老況弟間隔豈非黍離閔宗周之比乎南集有詩云弟妹今何在盡亂離之日親戚不相保持石与沙本無情之物尚且相盪隨流水轉移可以人不如沙石乎鴻鴈有先後之序以譬兄弟也今哀哀獨叫而求其類覩甫之懷弟妹是以有取於孤鴈為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沙激越梢林莽莽莫補切宿草列子湯問篇薛譚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声振林木

比屋豪華固難數數色主切計也即事昔即目前所以見曲江之事漢武帝大興土木之功於曲江從京城豪富之族以資曲江遊以壯觀其地迨唐玄宗時比屋豪華尤為富盛士大夫宴集于此請歌妙舞無日無之激越者謂歌声發越梢動林莽如所謂動梁塵遏行雲是也自兵火之後甫遊此地風物蕭條已非古昔故曰即事非今亦非古也

吾人甘作心死灰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

乎

弟姪何傷淚如雨 心灰謂無生意也甫自謂年老已灰少遊之心雖踪迹寂寞無所感恨但傷弟妹隔別是以涕淚如雨也詩小雅涕零如雨

自斷此生休問天 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遇不遇無非天命孔子常以數與爲有命孟子亦以行止出乎天今曰休問天者蓋君子窮物之理盡己之性以至達天知命故能自斷而不以問天者也

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 杜曲在長安之南甫之所居山阿曰曲若今地名曰齊是也桑麻可爲衣食之資甫既不遇遂自斷欲依先人薄業移住于此得以耕織終其天年豈能強逆天命而尚富貴也哉

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短褐宜於上馬故楚人短製欲便於馳備也昔李廣有武才生於昭帝之出故不用使其遇武帝好兵其見擢任必矣甫文士以筆墨爲業皆乎當用武之秋是以不用甫自知才與世違故斷然儒術服者短衣習騎射鞍馬隨李廣之徒射虎爲樂而文墨何足貴耶前漢李廣擊匈奴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七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樂遊園歌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按西京雜記宣帝神爵二年起樂遊苑關中記宣帝立廟曲江之北因苑爲名名曰樂遊廟即今昇道坊內餘地是也此地在秦爲宜春苑在漢爲樂遊苑又在京北萬年縣南八里三輔黃圖在杜陵西北寰宇記曲池之北在昇平里唐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於上巳重陽士女咸就此祓禊登高幄幕雲布車馬填塞虹彩映日馨香滿路朝士詞人賦詩翌日傳於朝市捐撲歲時記元日至于月晦並爲酺聚飲食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玉燭寶典元日至月晦人並爲酺食度水士女悉湔裳酹酒於水湄以爲度厄

樂遊古園崒森爽崒才没切山貌烟綿碧草萋萋長刘安招隱士詩春草生兮萋萋公子華筵勢花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秦川即興平縣地去長安城西八十五里秦地皆高唯此寬平好敞望漢昭帝置平陵縣魏爲始平唐至德初改爲興平公子指賀蘭楊長史華筵勢最高謂置酒於原上遠眺秦川如掌然也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爲秦川一名樊川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漢長生

木瓢示真率率一作宰非長生木瓢脩長而生者盖用之以酌則始爲真率也昔盧鈞遇仙女贈玉瓮詔匹偶奈因緣未就贈以玉瓮戒勿令人間不能逃生死後以長生木瓢与之日飲此可以延年也鄴中記長生木八九月生花色白子亦大如橡子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夾今作甲非也芙蓉園觀文帝所闢園有池一名波一名浪權達其中芙蓉即蓮花産於陸者曰木芙蓉産於水者曰草芙蓉亦猶芍藥有草有木是也唐玄宗開元明築夾城至芙蓉園夾城仗即天子來幸之儀雷霆謂奏樂之声時甫与揚長史更調鞍馬挈榼持壺逐遲醉游芙蓉夾城歷觀古迹故言又比也韋述西京雜記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亘羅城複道經通化門鼓以達興慶宮次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芙蓉園在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本隋之離宮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京羅城東南隅有青林重複綠水瀰漫帝城勝景[illegible]時幸之津陽門詩其年十月後禁仗五王扈駕大城路閶闔晴開昳蕩蕩昳蕩蕩作詄閶闔前君門也玄宗每游幸從閶闔門初哉次東從直至樂遊園貴妃帶諸嬪御昳翠鬟嬌十道次宦門開詄蕩与樂游相映帶也巢致遠弓漢郊祀歌天馬章游閶闔觀玉臺應劭曰閶闔天門又天門章天門開詄蕩蕩如淳曰詄讀如迭[illegible]湯湯大体堅青之狀顏師古曰詄大結切曲江翠幕排銀牓神異經東方有青門山有宮焉青石爲牆高三伊方門里曰一門上三層皆爲左右闕高百尺畫以五色門有銀牓爲左男之宮陳沈炯林屋館記曰命爲圖銀牓相輝蓬閬仙台金臺

屈起拂水低回舞袖翻回一作徊揚脩許昌宮賦施嬡低回天行地上綠雲清切歌聲上泰虢二夫人皆設雲幕排銀牓待天子宴賞以至歌声清切舞袖低回一時之樂傳爲盛事也列子湯問篇秦青撫節悲歌響遏行雲靈光殿賦飛陛揭孽緣雲直上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只魯作即今甫遊此悲感當年之樂翻爲此日之憂風物已非舊時華遲但覩零草萋萋黍離之作与同意故也數莖白髮那抛得百罰深盃亦不辭罰一作刻刻者漏中之刻盡也說文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聖朝已知賤士醜醜謂過惡也一物自荷皇天慈比身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蒼茫謂汲𣸣地上也一物生育皆天之賜甫論房琯不宜罷見黜得不誅殛以遂餘生皆天子寬慈之賜甫以過惡歸己不怨朝廷貶黜之非自傷年老无所依歸至於獨立地上詠詩遣懷其情爲可憫也

渼陂行渼莫彼切或作美水名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五里分終南山諸谷合胡公泉爲陂本屬奉天今在鄠說文渼陂周十四里北流入澇水十道志有五味陂魚甚美因以名之唐大曆二年勅渼陂令尚食使收管不得雜人採捕其水任百姓灌溉文宗詔還府縣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 揚雄嘗言司馬遷好奇蓋遷之性好周遊天下今岑參兄弟攜我來遊渼陂豈非若馬遷之好奇乎按唐人公嘗有寄岑參詩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畀以岑參約甫爲此遊也

天地黤慘忽異色 王粲登樓賦天慘慘而無色通俗文暗色曰黤黤与慘古字通 波濤萬頃堆琉璃 言其水色之青瑩如琉璃也西域傳罽賓國出琉璃梁簡文詩水淨琉璃 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 鼉徒何切水蟲也似蜥蜴而長大鯨渠京切大魚也 惡風白浪何嗟及 詩王風何嗟及矣 主人錦帆相為開 主人指岑參也隋煬帝以錦為帆陳陰鏗渡青草湖詩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 舟子喜甚無氛埃 詩招招舟子 鳧鷖散亂棹謳發 鳧鷖水鳥也棹歌發則自矣故鳧鷖驚而散乱漢武秋風詞簫鼓鳴兮發棹歌 絲管啁啾空翠來 啁竹包切啾即由切声也空翠來則舟進而晴空前來則晴矣故絲管乾而啁 沈竿續縵深莫測 沈竿續縵言戲測其深也 菱葉荷花靜如拭 說文菱芰也楚謂之芰武陵記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芰爾雅荷芙蕖注別名芙蕖江東呼為荷言其葉清無一點塵也靜一作淨拭音式雜記雍人拭羊注拭靜也 宛在中流渤澥清 澥胡買切渤澥海水也詩蒹葭宛在水中央司馬相如子

虛賦浮渤解顏師古曰海別支也

下歸無極終南黑

或作一臨无地頭陁寺碑語終南長安之南山也

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冲融間

木玄虛海賦冲融晃瀁

船舷暝戛雲際寺

舷胡田切船唇也暝莫庚切又莫定切夕也謂舟行經雲際寺而日暝也郭璞江賦詠探蓮以叩舷長安志雲際山大定寺在鄠縣東南六十里隋仁壽年置爲居賢捧日寺唐改爲大定寺

水面月出藍田關

謂舟行次藍田關而月出也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土地記曰藍田縣城本嶢都城魏置青泥軍於其城外而俗謂之青泥城藍田關即秦嶢關也後周明帝徙青泥故城側改曰青泥關武帝改曰藍田關○趙子櫟曰船舷之戛可聞於雲際月出之所可想其當於藍田關皆以其陂之廣大然也

此時驪龍亦吐珠

莊子列禦寇篇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馮夷擊鼓羣龍趨

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冰夷无夷即馮夷也抱朴子釋鬼篇馮夷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清泠傳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曹子建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

湘妃漢女出歌舞

劉向列女傳有虞氏二妃者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列仙傳鄭交甫將適南楚遵彼漢江遇二女佩兩珠大如雞卵交甫與之言曰我將下請

其佩僕曰此邦之人皆習於辭往則懼見辱乃與交甫果請其佩二女解佩與交甫既行不見二女佩亦於懷中失之故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者也又韓詩外傳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氾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吾年甚少子不早行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曹植洛神賦從南湘之二妃携漢濱之游女

金支翠旗光有無右兩聯乃假許以敘渼陂之景物也前漢禮樂志安世房中歌金支之秀華庶旄翠旌臣瓚曰樂上眾飾有流蘇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華也相如賦建翠華之旗

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窮其水府與龍宮相去咫尺但恐龍王之怒激而為雷雨神靈之意或喜或怒非人所能曉也屈原九歌河伯篇東風飄兮神靈雨

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當謂壯極則老至續之樂極則哀繼之此理之常也比一日之間初至以天地黯慘而憂既而晴无氛埃則繼游而樂以至雷雨忽至則又為之而愁人之涉世哀樂相半豈特渼陂之游乎是以君子遇憂則憂遇樂則樂俯仰屈伸任運而已也漢武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渼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謂水氣逼人也**蒹葭離披去**謂陂岸多蒹葭

也爾雅釋草蒹蒹也葭蘆也**天水相與永**謂陂水連天也**懷新目以擊**謝靈運詩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莊子田子方篇仲尼見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接要心已領**要於消切約也要作惡非懷新謂目所一未見故思欲一覽昔仲尼見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荀子謂水似道故甫目此水而道存焉遊觀之術无窮良觀須是接其要術之境如登此臺所對者渼陂人皆知水之為可愛而不知水之似道甫獨得之於心而捐其粗跡故也陶淵明詩羅辭還相笑發言各不領**彷像識鮫人**謂鮫人以臺高水遠而彷像難識也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時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綃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与主人又任昉述異記鮫人即泉客能織鮫綃紗一名龍紗其直百金為服入水不濡**空蒙辨魚艇**謂魚艇以臺高水遠而空濛難辨也蒙与濛同廣雅舟二百斛以下曰艇**錯磨終南翠**終南長安之南山也謂終南離水而蒼翠如錯磨然**顛倒白閣影**白閣亦山名也謂白閣倒入水而影形搖漾顛倒也**崷崒增光輝**崷慈由切崒子恤切崷崒山峻貌謂眺望天氣增景光高亮也西都賦巖峻崷崒**乘陵惜俄頃**謂登臨覽眺惜日晷亦促也**勞生愧嚴鄭**嚴謂君平鄭謂子真也君平隱於成都子真耕于谷口皆修身自保甫獨自勞生奔走風塵不能效其所為故於心有愧也前漢王貢兩龔傳序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揚雄稱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岩石之下蜀嚴湛冥其久幽而不改其操肯近古之逸民也嵇康幽憤詩仰慕

晉潘岳閑居 外物慕張邴 張謂子房邴謂曼容也子房曼容皆好神仙乃風塵之外物非人世所能拘繫故甫心慕之也前漢張子房貴極願弃人間事邴曼容免官養志自修謝靈運擬舊園詩邴漢空多秩謝疾不待年偶与張邴同久欲還東山 世復輕驊騮 驊騮謂房琯才不宜竄甫出於州甫亦見逐豈非輕驊騮乎 吾甘雜鼃黽 鼃烏媧切黽音眠鼃黽蝦蟆也甫重歎當時斥弃賢能信任小人甫是以甘心雜於鼃黽而欲隱居於陂上与按越語范蠡曰吾先君賓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与處而鼃黽之同渚也 知歸俗可忽取適事莫並 適一作足謂知天命而歸去來也則世俗可忽取適於性則凡事无可得而並 身退豈待官 謂身欲求退不必待於官高而後退也老子曰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老來苦便靜 便毗連切安也謝靈運詩還得靜者便 況資菱芡足 菱芰也芡巨險切雞頭也皆陂中可食之物按揚雄方言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䓈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按爾雅翼雞頭古今注芡一名鴈頭葉似荷而大葉上蹙縐如沸實有芒刺其間如米可以度飢 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甫謂官爲拾遺亦已足矣況老來苦愛便靜有菱芡可以自養有茅茨可以燕居願效范蠡扁舟之游只追逐清景不亦快哉

夏日李公見訪李時爲太子家令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公子指李公也）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長安城南也俗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是也）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爾雅疏陳並作頒）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不方鳩切弗也）牆頭過濁醪（言其朴真也）展席俯長流（言展席俯瞰流水也）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鬬葉密鳴蟬稠（稠直由切說文多也）苦遭此物聒（一遭作道）孰謂吾廬幽（謂陳作語陶潛詩吾亦愛吾廬）水花晚色靜（靜樊作淨崔豹古今注芙蓉一名荷花一名水芝一名水華色有紅白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花大者至百葉）庶足充淹留（蹔經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以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為君謀（後漢孔融性寬容喜誘後進及退閑居賓客日盈其門嘗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胡鴈喻祿山也祿山本胡人故以比之）慘澹帶砂礫（礫狼狄切砂礫小石也言祿山起兵叛而揚沙塵也鮑昭詩疾風充塞起砂礫自飛揚劉公幹詩涼風吹砂礫）長林何蕭蕭（喻大村當

乱世蕭條不獲用也**秋草萋更碧**草喻小人草逢秋宜凋落今乃萋萋而更碧喻小人之得其時也**比里富熏天**言武夫悍卒當祿山之亂而能立功取富貴是以富貴之勢熏炙天地也左思詩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絺抽遲切細葛也綌乞逆切粗葛也南鄰客甫自言也甫於斯時不得志以九月授衣而猶絺綌蓋公貧而無禦寒之服故也隋衰充少時以黨錮閉門方冬充尚衣葛客戲充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斁

長陵銳頭兒秦將白起長陵人也甫亮白起以刺楊國忠也世說補中散語趙景真曰君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但引嚴尤三將亨曰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瞻視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法斷也瞳子白黑分明若見事明也瞻視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出獵待明發**明發天曉也詩小雅明發不寐**騂弓金爪鏑**騂一作解角騂鏑丁歷切矢鋒也騂弓朱弓也金爪鏑言箭鏃之利如金爪然也詩小雅騂騂角弓**白馬蹴微雪**蹴子六切蹋也言馬驕蹋雪不怕寒也**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比譏国忠本以貴妃之兄位宰相帶劍南節度馳逐未厭至於日入正詩所謂並驅從兩狼兮不得不循之意懸狼而歸正詩有懸貆兮之意所以譏素餐也**門戶有旌節**旌節貴人所建羅列於門也国忠常以劍南節度遙領焉乃以無功而受朝

廷祿爵故甫疾之託意比白起也

滌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膏滌蘭桂皆有用之物以喻賢人君子所以煎害摧折者乃為小人所中傷也按莊子人間世篇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前漢兩龔傳勝不受王莽召不飲食而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凡拜相府尹為之築沙堤所以絕塵行也卞圜曰千旇大唐傳天寶三年因兩京少尹奏於要路築甬道載沙實之屬于朝堂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趙子櫟曰蕭至忠參太平公主逆謀被誅雖已誅矣然明皇賢其為人心愛之不忘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知吾用乾曜乎吾以貌言似至忠力士曰彼不當賀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其始豈不賢哉按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亦為人所憐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魏國志太祖生縛呂布布曰縛太急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忽看皮寢處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勸一作戒猛虎喻祿

山也虎雖咆哮而拔撑已張其脚剝其皮以爲擾馴之具矣祿
山之猛可畏不啻於虎而終蒙追臨亦足以爲元惡之戒矣

朝逢富家葬逢一作迎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緦麻百夫行緦一作絲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爾雅釋山岡山脊也此譏楊貴妃死于馬嵬山瘞于道傍故以諸葛恪比之也當貴妃之時求其如富家之前後輝光不可得矣吳志諸葛恪傳吳孫峻殺恪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長陵石子岡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五臺山名按地理志代州鴈門郡有五臺縣州東南一百一十里漢慮虒縣隋改慮虒為五臺有五臺山其山五峯環秀俗謂之五臺山仙人之所都也山經云冬夏常雪文殊師利鎮毒龍之所業白出石壁謂此許生客居五臺行業精白而出也壁者石岩峭拔如壁也佛經以善業爲白惡業爲黑達磨師嘗曰當勤修白業金光明經遠離一切諸惡善修一切白淨之業高僧傳曇鸞住汾州石壁玄中寺家近五臺山余亦師粲可余一作餘謂三祖僧粲可謂二祖僧可粲可乃禪中之祖師故子美師之按傳燈錄僧粲傳法於僧可粲偈云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无人下種華地尽无生僧可云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无有種華亦不能生身猶縛禪寂子美方与許生共言性空寂故云許

生已業白而出吾猶縛禪空而未脫也縛如言貪者禪味是菩薩縛縛則不能解也按傳灯録三祖僧璨傳法於二祖慧可或問璨求解脫法璨曰誰縛汝維摩經曰所生無縛能爲衆生解縛又曰以大精進攝諸懈慢一心禪寂攝諸亂意

何階子方便 子指許生也此言有何因階得許子垂慈悲方便法門以爲之匹敵也佛經善巧方便前漢鼂錯傳人情非有匹敵

謬引爲匹敵

離索晚相逢 離讀去声去也索悉各反散也禮記檀弓篇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

包蒙欣有擊 易蒙卦九二包蒙上九擊蒙

誦詩渾遊衍 渾一作混甫自言我離羣索居久矣無師友相斷磨今日相逢恨得之晚賴許生包函蒙昧有所叩擊是故甫欣然聽其誦詩深有開發游衍者博贍之義也

四座皆辟易 皆一作俱辟與避同違也易叶益切改也辟易者驚懼退卻之義也前漢項籍傳人馬俱辟易

應手看捶鉤 捶丁果之累之睡二切捶打鍛也捶鉤即鍛捶與鉤莊子二十而好捶鉤謂拈鉤物輕重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無毫厘之差譬若許生能詩得於心而應於口了無差失也莊子天道篇輪扁斵輪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又知北遊篇大司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清心聽鳴鏑 鏑丁歷切矢鋒也箭有鈴響也甫謂許生誦詩已專心致意聽之如三軍聽鳴鏑然也前漢匈奴傳冒頓欲篡頭曼每出獵用鳴鏑射令三軍曰聽鳴鏑皆射之一日射所乘馬三軍不敢射斬數人一日又射寵夫人軍士又不敢射復斬之後與父出獵用鳴鏑射父軍士齊射遂篡其位也

精微

穿溟涬溟亡頂切涬戶頂切溟涬謂鴻濛也謂詩思之巧妙可與鴻濛之氣相爲之貫穿也中庸篇致廣大而盡精微莊子在宥篇大同乎溟涬飛動摧霹靂霹靂謂雷霆也謂詩思之飄逸雖若雷霆之威亦爲之摧挫也陶謝不枝梧陶謂陶淵明謝謂二謝乃靈運惠連也皆以詩鳴亦莫能敵也項籍傳諸將讋服莫敢枝梧注小柱爲枝斜柱爲梧也風騷共推激推激言歎賞之也紫鸞自超詣鸞舊作鸞非歐作鸞今從之西京雜記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一浮雲二赤電三絕羣四逸驃五紫鸞六綠離七龍子八驎駒九絕塵號爲九逸世說貧交篇晉簡文云殷深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翠駮誰翦剔剔敕歷切剔也爾雅釋畜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莊子馬蹄篇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闃闃苦鶪切靜也紫鸞爲古之良馬翠駮乃馬之似駮者駮名食虎豹言詩生於紫鸞超然遠到甫如翠駮使誰翦其鬣剔其蹄乃有望於許生之辨試也然許生詩有深意惜乎當世莫能知之蓋世人蒙昧如夜之寥闃誰辨黒白江淹詩日莫碧雲合傷世之昏昧不明也古人生於暗世不敢指斥託以微意諷之又豈非傷無知己者乎梁肅子範直坊賦何坊禁之寥闃對芳夜之無永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數所矩切計也詩谷風刺朋友道絕

以天下俗薄故也劉孝標作絕交論深斥利勢之交人之相交貴相知心不以貴賤貧富貴賤移所守尚何至於翻覆無常有始而無終耶甫之此詩爲嚴武有與而作也甫與武表相厚善及武鎮西川甫往依之嘗醉登其床曰嚴挺之乃有是兒武忿欲殺之武母救止之武始待甫甚厚今以小嫌而欲殺之豈非翻手作雲覆手作雨其鄙薄如此又何足數乎前漢嚴助傳越人愚戇輕薄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公言纔急人所有而以有餘無交友之道也雲因爲雨矣雲有餘以凄凄而後興雨祁祁則兩所濟者以雲氣不待族而雨則兩所濟者偏今以翻覆手而雲遂爲雨其賤貧可知矣管仲與鮑叔賈而獨分財利鮑叔并與爭其怨又如是盡管鮑之交真相知心不以貧賤富貴易其節豈翻覆手之間爲片雲過雨之謂乎是道也今人棄其信義如土芥然今人若指戲武不敢直斥之也按列子力命篇管夷吾與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也

白絲行

師古曰按唐書竇懷貞右相德玄之子少敢儉不爲豪家後專後事以文章自許以濕王所著着天人若

故蛮婢也世謂媢嫉為阿父若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以取貴仕為素義所斥韋氏敗太平公主于政又傾已附離素節盡矣故甫作此詩以譏之然有取於白絲若絲之為物柔直而潔白一為所染變其素質君子之行一為匪人所汚求其向之所謂潔白者不可得矣墨子所以悲絲而曰可以黃可以黑亦是詩諷諭之意也

繰絲須長不須白繰蘇曹切繹繭為絲也夫繰絲欲長謂貪多也不須白言懷貞不以潔白者為可貴徒附薉邪以貪爵祿之多也越羅蜀錦金粟尺金粟尺一作矜爛赫越羅蜀錦天下之奇紋也金粟尺邊幅尺度之尺也尺以金粟飾之貴家之物也象牀玉手亂殷紅象一作牙殷烏閑切赤黑色萬草千花動凝碧言越羅蜀錦積在家牀之多玉手擇取之則赤黑之段相亂矣萬草千花言錦上羅上之紫文也已悲素質隨時染染一作改絲本質素而成羅錦殷紅凝碧後辨尤是向之本質潔素已為采色所變矣懷貞少年頗負氣不為豪後所附姦邪為彼所變棄節掃地可不悲乎淮南子墨子見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也裂下鳴機色相射射食亦切弓弩發也謂素絲既染織為羅錦而顏色相射也美人細意熨貼平熨紆物切以展帛也美人謂莒国夫人也裁縫滅盡針線迹喻懷貞夫人其情斜容媚

也春天衣著為君舞鮑昭白紵歌催絃急管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此因舞而言蛺蝶飛者以況舞之輕而黃鸝語者以況歌之巧也懷貞既娶吉国夫人交結宮人阿附內官由是黨与日盛如蛺蝶黃鸝遊絲落絮之相依附此必然之理也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宜一作疑或作同此言舞之態其身輕可奉而仙去也香汗清塵污顏色一作香汗清塵以微污一作香汗請塵污不著柰何韋氏之敗壞貞為此所污有以乎香汗清塵污侵其色也開新合故置何許謂舞友稍故以合之以言人情之喜新故言開新者矣而合故不著將於甚處置之歎其必委棄也蓋開新以譬太平公主初得志也合故以譬韋氏之敗也殊不知士君子守其志行皆終始如一詎可以新故而變其所守哉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將縑持比素新人不如故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羈當作羇汲引者汲水引綆士遭汲引須求其類擇賢而附之孔子不主癰疽与侍人瘠環蓋以汲引為難不宜輕易故也終孔子之世忍為一栖栖旅人耳其可苟以趨媚臣人而為素議所弃捐耶今懷貞為韋氏楚容之所汲引至得爵祿柰公論之所弃捐何故甫託意於懷貞以戒後來也

去矣行鮑欽止曰天寶十四載歲次乙未公年四十四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采錄故辞職遂作去矣行夢弼謂此篇亦為嚴武而作也

君不見韝上鷹（韝古侯切臂衣也）一飽則飛掣（掣昌列切掀也掀去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饑則附人飽則揚去）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靦顏（靦他典切面慚野人甫自謂也）豈可久在王侯間（甫素與武相善武鎮成都甫往依焉武辟甫爲參謀檢校工部尚書員外郎是飢鷹飽肉之譬也甫嘗醉登武床瞋視曰嚴挺之乃有是兒武杖劍欲殺之賴武母救免甫是以有去志故作是詩然甫耆酒既不爲飽鷹亦不爲堂上之燕依傍主人但側媚以趍炎附勢兒甫之爲人其性曠蕩不能厚顏久依王侯集嘗有詩曰本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蓋因武傲而爲是言也）未試囊中飡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玉者陽精之純屑而食之令人色潤却老仙家有飡玉法藍田山出美玉甫既不能媚附於嚴武遂欲隱居藍田試飡玉之法以經老焉豈能靦其顏面而久在王侯間哉地理志藍田出美玉在長安魏書李預傳預居長安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者百餘以還光潤可玩預乃爲屑日服食之及死遂不變而无穢氣）

遣興五首

天用莫如龍（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漢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有時繫扶桑（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暘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郭璞云扶桑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十丈三千餘圍兩樹

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春秋命曆序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楚辭劉向九歎維六龍於扶桑頓轡海徒

涌離騷抱余轡乎扶桑郭璞詩六龍安可頓轡植與吳季重曰日不我與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神人身更長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鮑照詩吞声躑躅不能言真

宰意茫茫臣之事君如龍之駕日扶桑與海皆在東喻安祿山之居危陽也六龍轡羈扶桑之枝遂使日車傾仆而海水

爲之涌溢喻祿山叛亦有微而言也遂俾玄宗奔竄避于西蜀而四海不復安矣海上有三神山神人棲焉海雖涌不能淪溺神人譬

天子不爲祿山所陷也性命苟不存害性命之叛也祿山之叛亦天意有以使之故曰眞宰意茫茫

地用莫如馬易坤卦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無良復誰記良謂良馬也苟無良馬何以記

取之乎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曰追風君看

渥洼種漢武帝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雜一

作在逍遙有能事良馬以比君子祿山既平諸將爭功如駑駘之蹄齧也唯郭子儀晏然謙退故有是句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

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詆陶潛也陶集中固有根柢槁之語矣如楚詞詩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欲酒詩頗謝稱爲亡長飢

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其他皆類是豈不謂之根枯槁乎**達生豈是足**達生者謂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解即賦歸去來也按莊子有達生篇**默識蓋不早**語述而篇默而識之**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按陶集有責子詩雖有五男兒揔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又有命子詩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此子美謂掛懷抱者此也。黃庭堅曰公嘗困於三蜀盡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公故寄之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遣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以為譏病淵明所謂癡兒前說夢也或曰甫謂陶潛非達道之士以其詩根朝廷不用至於形為枯槁之辭蓋達士不求足昔人有云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一盃有足耶甫自傷默識此理不早故有今日飄蕩之意然亦有子以主後事何足掛懷抱乎

賀公雅吳語賀公謂知章吳人也世說排調篇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在位常清狂**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為秘書監自號四明狂客**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天寶六年知章因病請為道士求還鄉詔賜鑑湖一曲**爽氣不可致**晉王徽之字子猷為桓沖參軍嘗從沖行沖曰卿在府日久比當料理徽之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斯人今則亡**斯人謂知章也語雍也篇今也則亡**山陰一茅宇**山東在會稽之東南**江海日凄涼**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褐一作裋音豎孟浩然嘗有詩曰不才明主弃玄宗怒曰子不求仕朕何嘗弃子斥還家不樂而終短褐言其賤也長夜謂死也三齊略記甯戚擊牛角歌曰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鮑謂照謝謂三謝乃玄暉靈運惠連也清江空舊魚一作舊魚羹春雨餘甘蔗曾書言曰浩然嘗有詩曰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鯿王士源為浩然詩集序曰灌園藝圃以全高比二句想其魚釣灌藝之舊餘跡也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吒陟駕切噴也浩然襄陽人也襄陽在秦州之東南公思之而不見故望雲而空悲吒耳鄭棨遊仙詩撫心獨悲吒

高都護驄馬行高謂適也都護官名也適初為哥舒翰掌書記甫嘗送以詩有曰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至是為安西府都護其言豈不有徵哉

安西都護胡青驄唐安西郡東至焉耆鎮去交河郡七百里南隣吐蕃西連踈勒去葱嶺七百里北拒突厥正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茲城胡青驄言良馬出于胡地有青白之色也聲價欻然來向東欻許勿切忽也漢武帝元鼎中南陽新野人暴利長遭刑屯田於渥洼見群馬來飲水邊中有奇者先作土人持勒絆立後馬慣習之久之利長因從土人收得馬以獻帝欲神異之云從水中出於是作天馬之歌渥洼在三危山下謂此良馬從西而至声價

欻然高大非它馬之比也顔延年赭白馬賦声價隆振 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 馬與人一心言其回旋曲折馬順人情人習馬意故能臨陣無敵而成大功也 功成惠養隨所致 惠養謂護惜之致至也都護有所至之處常與馬相隨也赭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飄飄遠自流沙至 飄一作飄流沙西域之地其風悉揚沙如流水然都護乗此馬往安西府今自流沙來至飄飄然氣力不衰也天馬歌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 雄姿未受伏櫪恩 伏櫪言老馬無用但伏食於槽櫪翻其平日服乗之恩此馬雖老其姿貌雄健未肯甘受伏櫪之恩猶思戰場馳逐以收功利古人多以馬喻君子取其有致遠之才按高適年五十為哥舒翰掌書記加以十年出幕府為安西都護集有甫送高適詩云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則知適之罷都護年已老矣猶欲為国家立功故甫有是句也赭白馬賦頌雄姿以奉引魏武楽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梁元帝謝馬啓引伊伏櫪弥結懷恩 猛氣猶思戰場

利腕促蹄高如踣鐵 踣匹候切又匍覆切踣也言馬蹴之促之高踏地之声鏗然如擲金也按相馬經馬腕欲促促則健蹄欲高高則耐險峻 交河幾蹴曾冰裂 曾与層同積也適騎比馬践度与吐蕃戰于交河之地而層積之氷為之破裂也按地理志安西東至焉耆鎮出交河郡七百里 五花散作雲滿身 畫斷玄宗時有侍雲云五花之乗唐人亦尚翦騣馬三騣者謂之三花五騣者謂之五花李白將進酒云五花馬千金裘 萬里方

看汗流血天馬歌体容与迣万里又曰霑赤汗沫流赭顏延年賦曰膺門沫赭汗溝走血䧺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杜云周穆王傳驊騮騄耳馳三万里趙云汗血之姿非万里无以見長安壯兒不敢騎趙云以善高適之獨能騎走過掣電傾城知晉傅玄詩童女掣電策童兒挽雷車李延年詩一顧傾人城

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梁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懸玉鐙又云宛兒轉青絲鞚

天育驃騎歌天育馬廐名趙云名驃則所畫馬名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荀子曰騏驥一日千里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漢文帝却千里馬今之畫圖無乃是莊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以若朞年不得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選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擻一云漢天馬曲曰尾蕭梢朔風起毛爲綠縹昔侶反青黃色也兩耳黃史驃垂兩耳眼有紫焰雙瞳方秦本紀周穆王得騄耳之駟相馬經曰馬眼欲紫豔光口中欲赤色顏延年賦双瞳夾鏡兩權協月矯矯龍性一云矯龍性逸合變化崧高詩四牡蹻蹻顏延年詩龍性誰能馴卓立天骨森

開張周官曰凡馬八尺以上為龍魯臣黃佐仁龍馬出[illegible]宗神[illegible]之純化乃大宛而載育杜云蔡邕作庚侯碑曰黃風發於天

骨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一云考牧神駒閱清

峻一作老牧神駒閱清峻周穆王置太僕正以伯冏為之掌侍御唐龍朔二年改太僕為司馭咸亨初復舊光宅年改為司僕神龍初復舊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唐兵志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西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万歲字景順領群牧趙云唐兵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遂

令大奴守天育趙云舊本作太奴守天育子瞻題子美天育驃驥圖後作大奴字天育蓋天育為大奴字也今定循右石本題云大奴王毛仲也守天育則唐兵志云天育廄名也別養驥子憐神俊宋顏延年天馬狀曰降靈驥子九方是選梁元帝答齊國馳馬書曰價匹龍媒聲齊騄子周王褒謝賚馬啓曰漢時伯樂偏愛權奇晉世桑門時求神俊

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通典貞觀初僅有牡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illegible]當群牧[illegible]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領九監跨隴[illegible]秦涼四州之地猶為隘狹更拆八監布於河西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張公即景順也儀鳳後牧圉乖散自乎垂拱諸耗太半開元初牧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万匹注子五臣之子皆下材也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

右文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故景順畫其形狀以傳于世然此馬已化空留形影雖被圖有健步何由騁其才為世所用哉今子美之言詩及此蓋傷當世之才也如今

豈無騕褭與驊騮騕於敏切褭奴了切馬名呂氏春秋飛兔騕褭古之駿馬穆天子傳驊騮騄耳日馳三萬里

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孟子曰齊景公使嬖奚與王良乘返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莊子馬蹄篇伯樂曰我善治馬陸德明音義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爲名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長服鹽車而小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坂迁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又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顧之去而視之一旦市價十倍也余謂玄宗以楊國忠爲相牛仙客爲尚書皆庸人不識字賢人君子退黜不用遂致祿山之亂肅宗中興正宜任賢能使房琯以宰相器出爲邠州刺史甫亦貶爲華州司功何世無才何才不可用但恨无賢君耳騕褭驊騮古之良馬於老死而不得騁其長才踣之去甫何以異是故有是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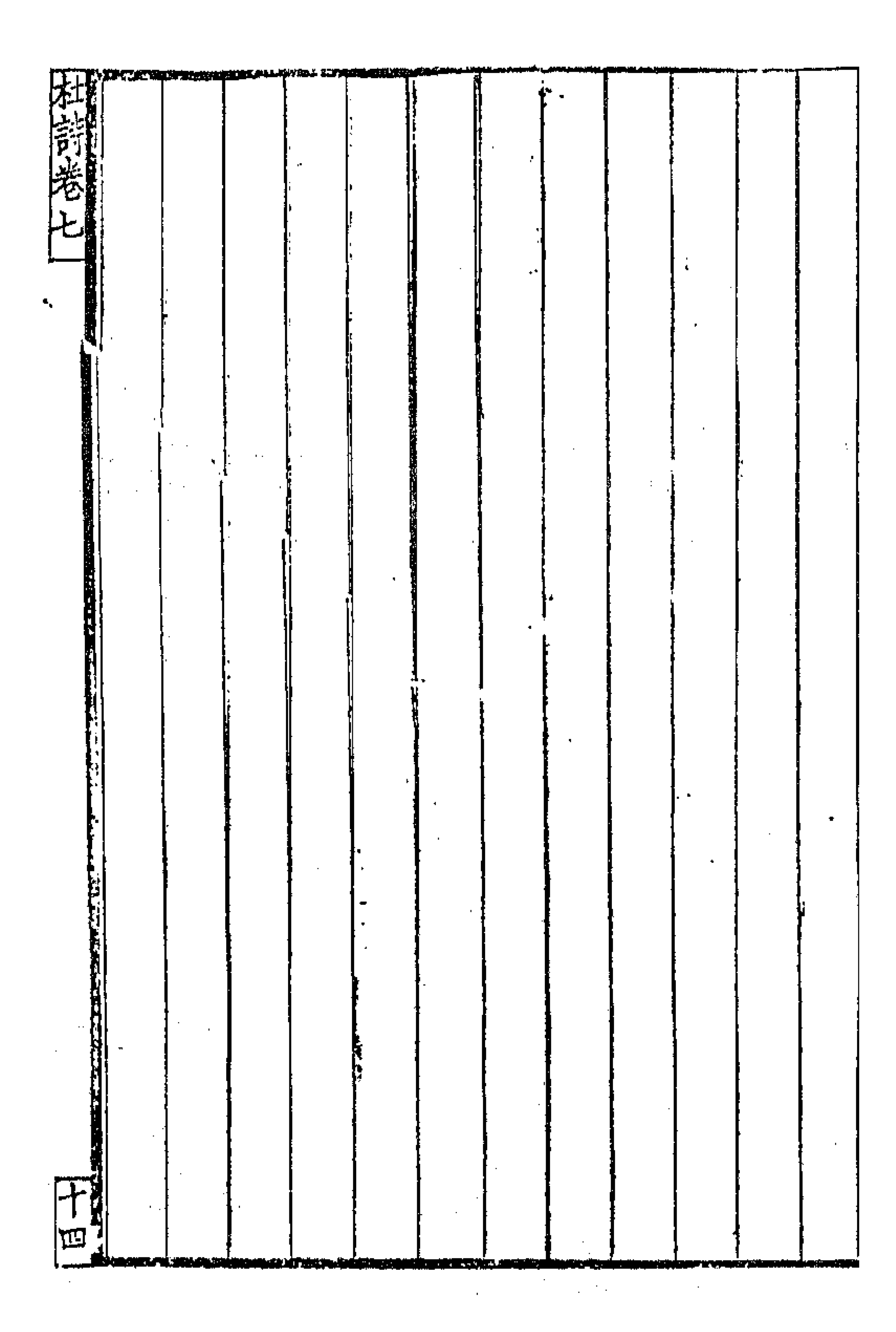
騘馬行太常楊梁卿勅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馬乃梁卿受賜於君不可以予人鄧公愛而取之非是故公詩以鄧公馬癖譏之也晉王

濟解相馬又甚愛之故杜預嘗稱濟有馬癖初得駒馬驄大宛種宛於安切国名西域傳大宛別邑餘城多善
馬注大宛国有高山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与集生駒號天馬子夙昔傳聞思一見南史
蕭摩訶傳安都侯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十聞不如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
何嶒崒嶒自秋切崒昨役切山峻貌赭白馬賦弭節姿以奉弓顧影驕嘶自矜寵顧影謂無
侍匹也相馬經馬有昳影而視者張華馬賦顧影自媚隅目青熒夾鏡懸言瞳晶光也西京賦青駿摯於
韝下韓盧噬於緤末猛毅髮髵隅目高眶注隅目謂目有角也赭白馬賦汉瞳夾鏡肉騣碨礧連錢動一騣
作駿非是碨烏罪切礧力罪切石貌肉騣者肉突起碨礧然也連錢謂馬文點斑如連錢也唐開元渭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騣麟臆亦雅
釋畜青驪驎驒郭璞注色有深淺斑駁今連錢驄也朝來少試華軒下少一作久未覺千金
滿高價西域傳武帝遣使者持千金以請宛善馬赤汗微生白雪毛天馬歌霑赤汗沫流赭
銀鞍却覆香羅帕徐敬業詩汗馬躞銀鞍卿家舊賜公能取一作取之
一作有之天廄真龍此其亞天廄即天育之廄乃天子之廄也晝洗須騰涇渭
深朝趨可刷幽并夜涇渭二水在西幽并二州在北相去數千里晝洗涇渭夜刷幽并言其疾也朝一作

夕吾聞良驥老始成老一作差非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穆天子傳赤驥溫驪白義渠黃驊騮踰輪綠耳山子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司地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振迅周於四海也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月爲兎魄之精故十二月始生造次謂淺近也世俗淺近安有此馬雲霧冥晦月精始降而生是馬故武帝作天馬歌者蓋言從天而降生也近聞下詔喧都邑知有驊騮地上行知有一作肯使謂時下詔取之以爲天子之馬矣古不托馬以喻鄧公非塵世所能容將膺天子之詔而騰踏帝廷矣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八

天寳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朱景玄畫斷韋偃京兆人寓居于蜀偃又畫馬山川竹樹人物等筆高格逸居閑常以越筆點簇鞍馬或齕或飲或驚或止或走或起曲尽其妙宛然如真實韓幹之亞也 名畫記閣中集偃作鶻 按此歌舊在成都詩中

韋侯別我有所適（韋侯謂偃也）知我憐君畫無敵（君一作渠）戲拈禿筆掃驊騮（戲一作試）欻見騏驎出東壁（欻許勿切忽也）一匹齕草一匹嘶（齕下沒切齧也）坐看千里當霜蹄（當丁良切莊子馬蹄篇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馬之真性也）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韋偃唐之善畫者也取別於甫々試令於壁上作馬末章寓意遭時艱危安得此真馬以濟艱難免使甫困躓道路故云與人同生死也

按公集有房兵曹胡馬詩曰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與此同意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宰畫冊青絕倫朱景玄畫斷王宰家于西蜀貞元中

韋令公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名畫記王宰多畫蜀山玲瓏嵌空巉嵯巧峭胡仔謂按益州畫記王宰大曆中家于蜀川公與宰同時此歌又居成都時作其許與盖不妄發矣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壺一作丈史記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莊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前漢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渤海中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巴陵郡岳州也洞庭湖在焉海中有日本國赤岸水與銀河通赤一作南赤岸在廣陵南兗州記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山謙之南徐州記京口禹貢北江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激赤岸尤更迅猛中有雲氣隨飛龍莊子逍遙遊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舟人漁子入浦溆溆象呂切何遜詩孤飛出浦溆獨宿下渚洲海賦漁人舟子徂南極東山木盡亞洪濤風亞一作壓帶言浪高於山風勢盛怒是以漁人舟子盡入浦溆也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論一作千南史齊武帝孫賁字文奐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万里爲遥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甫託言求王宰反漢中吳松江爲之阻絕不通時李光弼守并州光弼唐之良將所攻必下所戰必克喻以快剪刀言其斷也甫用意欲得光弼之將平漢中以通吳松故也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老夫公自謂也玄都道士來相訪道士謂李尊師玄都壇名乃尊師之所也東方朔十洲記洲在北海上有大玄都仙伯眞公所治也握髮呼兒延入戶史記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子謹無以國驕人手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言松无声也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卻承霜雪幹雪一作霧一作露偃蓋反走虯龍形虯渠幽切無角龍也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屨一作屣東觀漢記江革養母幅巾屐屨偶坐似是商山翁似一作自商山翁謂四皓也前漢王貢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召而不至悵望聊歌紫芝曲悵望一作惆悵公集有曰隱士休歌紫芝曲又

曰号促商山芝曰志士採紫芝曰五載商山芝之披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車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山隱地肺 時危慘淡來悲風 甫傷時盜賊擾攘悵望四皓而想其高蹈故有是言也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天下幾人畫古松 松一作樹 畢宏已老韋偃少 張彥遠名畫記畢宏大曆二年為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詠之改京少尹為右庶子遷名於代林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又云韋鶠者韋鑒之子工山僧奇士老松異石筆力勁健風力高舉人皆知鶠善畫馬不知松石更工咫尺千尋駢柯攢影煙霧翳薄風雨颼颼尺偃蓋之形狀也 絕筆長風起纖末 馬融長笛賦其應清風也纖末奮梢 滿堂動色嗟神妙 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 謂松枝也 黑入太陰雷雨垂 謂松色暗碧也後漢張奐云太陰之地水厚三尺木皮二寸 松根胡僧憩寂寞 憩起例切息也 厖眉皓首無住著 著直略切附也楞嚴經名無住行名無著行 偏袒右肩露雙腳 袒徒旱切肉袒也皆謂胡僧之狀也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著地 葉裏

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東一作素東絹謂關東之大練也梁庾肩吾答武陵王賚啓關東之妙織〻陋甘巷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謝朓和劉繪詩縈絲共彬駁雲錦相淩亂請公放筆為直幹直一作真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著陟略切服衣於身也謂魏幼爲幕官於元帥府耳鐵馬馳突重兩街陸佐公石闕銘鐵馬千羣李善注鐵甲之馬也街謂街勤也馬勤重勤則戰馬之勤也被堅執銳略西極漢陳勝傳將軍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顏師古曰堅堅甲也銳利兵也尒雅釋地西至於邠國謂之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嶄士咸切嶄巖尖銳貌郭璞崑崙丘贊崑崙水精月之靈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楊雄長楊賦西厭月窟東在日域司馬相如上林賦嶄巖參差君門羽林萬猛士謂禁苑之羽衛如林也惡若哮虎子所監子指魏也謂魏將軍監殿前羽衛之軍也詩常武闞如虓虎五年起家列霜戟戟棨戟也言其刃之白如霜也門列棨戟言魏將軍貴之驗也崔豹古今注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王公以下通用

之以為前驅也詩衛風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殳戟之遺象也隋書志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唐制勳至上柱國門立戟又立戟圖有銀青階

一日過海收風帆言將軍東伐高麗而利於速戰也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長安少年一見將軍而猛氣為之尺々衰矣魏侯骨聳精爽緊言精神峭峻也謝承後漢書武上號曰奉承詔命精爽隕越華嶽峯尖見秋隼隼聳刃切鷙鳥也比鷙鳥以清秋而健擊故用以比魏將軍將軍為羣士之望也星纏寶校金盤陀比言馬之裝飾也顏延年赭白馬賦具服金組兼飾丹腹寶校星纏鏤章霞布迮以金鈿青飾其裝具如星霞之布也鮑照詩金銅節盤陀日照光蹀躞夜騎天駟起天河此言魏將軍躍御賜之馬以討賊也史記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旁有星曰王良旁有六星絕漢曰天漢欃槍熒惑不敢動欃初銜切彗星也槍楚耕切災星也熒惑南方火星也公以欃槍比寇亂以熒惑比強暴言寇亂強暴皆畏將軍之威而不動也按前漢天文志石氏見欃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槍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欃翠蕤雲旓相蕩摩蕤儒佳切旓所交切翠蕤雲旓謂天子儀衛旌旗之流也蕩摩舒閑貌司馬相如子虛賦錯翡翠之葳蕤張衡西京賦棲鳴鳶曳雲旓吾爲子起歌都護漢書王吉護匈奴南北兩道故曰都護按古樂府有丁都護歌古今樂録云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乃使督護丁旿收殯之逵妻高祖長

女也呼肸至閤下自問歛焉之事毎問輒嘆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酒闌捧劒肝膽露勾陳蒼蒼玄武暮 此比將軍之衛帝座也勾陳星名玄武闕名三輔舊事未央宮北有玄武闕以鉤陳則蒼蒼以玄武則暮言留酒闌捧劒之時也或謂隋天文志鉤陳之星在紫宮中漢揚雄甘泉賦伏鉤陳使當兵張衡兩都賦周以鉤陳之位注引前漢書服虔音義鉤陳紫宮外營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玄武亦星名張衡思玄賦玄武束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

千秋萬歲奉明王 中言親將軍監軍於殿前矣 臨江節士安足數 趙子櫟曰言親將軍乃天子之節士特暱近稱節士而已或曰樂府號臨江軍庸欲將軍效漢王吉都護番漢而臨江節士又安足數也甫自杯臨江節士杜田謂臨江節士失其名唯古樂府載朱陸歌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憤髮上衝冠彎弓挂弱水長劒竦雲端是也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 夫子謂補闕也 獻納開東觀 謝朓詩獻納雲臺表後漢和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選 君王問長卿 司馬相如字長卿少好詞賦客遊梁乃著子虛賦後歸成都蜀人楊得意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言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帝驚乃召相如 皂鵰寒始急 始或音試鵰之擊搏待寒乃俞汎諭補闕之極諫 天馬老能行 天馬

乃大宛汗血之馬日行千里老而益壯踰躪關之高年也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 澄

唐武后初置匭以受四方之書謂之知匭使明皇改爲獻納使

獻納司存雨露邊謂其職近天子之雨露也唐制獻納使掌封事以獻天子盡取兩都賦日月獻納也地分清切任才賢以田君爲起居舍人從六品上肆中書省斯爲近清禁矣劉公幹詩拘限清切禁舍人退食收封事此言田君之職也詩退食自公漢儀議密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魏相傳故事上書者皆有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宮女開函近御筵近一作捧函謂匭函也宮女開函以所投封事以奏天子也曉漏追趨青瑣闥趨下闕作飛青瑣謂中書省門也范彥龍詩攝官青瑣闥晴窻點檢白雲篇此言天子親昵田舍人而用爲點檢帝翰也漢武帝秋風詞曰秋風起兮白雲飛又淮南王安傳武帝每報書及賜安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或引穆天子傳西王母獻穆天子于瑤池之上賦白雲謠故曰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公托揚雄以自謂也揚雄字子雲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成帝追觀先代遺跡思欲齊其德號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上自西嶽還雄上河東賦以勸唯待吹噓送上天今甫自比於揚

雄欲有諷諫正賴田君爲獻
納使有以次第薦拔之也

贈翰林張四學士 埴

按大明宮翰林門內有學士院開元二十年置在翰林院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別建院俾專內命太常卿張垍起居舍人劉光謙首居之貞元中陸贄上䟽明皇之末方置翰林張垍因緣承寵遇當時之議以謂非宜然止於唱和文章批答表疏其間撥密輒不可預唐百官志元宗初置翰林待制以張說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又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分掌制誥書敕又改供奉爲學士專掌內命其後號內相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銀臺門中麟德殿西廂院南別戶東向引鈴門外雖宣事不敢入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韋執誼翰林舊事曰翰林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學士院在翰林院南後又置東院於金鑾殿西隨上所在而迁取其近便翰林故事曰翰林樞機密地僕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吏直於建礼門青鏁被或錦昼通中撫五日一美食下天子等与今翰林略同併夜而宿或內務不至外一宣已寂可以深窮性理養浩然之氣故前輩傳撈嚴經奉每下直出門相誰謂云小三昧出雲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言如佛之縄縛而自在翰林白居易送獨孤郁起居遷擢丞相罷取臣院曰碧落留雲住青冥放鶴還銀臺向南路誰到此人間翰林志院在銀臺門外麟德

殿西廂銀臺禁掖外鶯塵南步人間

翰林逼華蓋 晉天文志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大帝之座天子之華蓋象之崔豹古今注黃帝与蚩尤戰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因作華蓋刘歆遂初賦奉華蓋於帝側李善注華蓋星覆比斗王者法而作之張燕公說長子均二弟垍尚元宗寍親公主賜翰林斈士即禁中置內宅故曰逼華蓋逼近也

鯨力破滄溟 此喻張翰林才力之雋也古今注鯨海大魚也鼓浪成雷噴沫成雨

天上張公子 暗以張放比張垍也子若男子之通称謂之公子子則公侯之子所以美張翰林也以其置宅禁中故曰天上前漢趙皇后傳成帝時有童謡歌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謂富平侯張放也

宮中漢客星 又以張騫比張垍也前漢張騫傳言騫奉使之遠即无乘槎之說推張華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賫糧乘之忽至天河見婦人織丈夫牽牛飲問之荅曰君至蜀問嚴君平因還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未嘗指言張騫宗懍依荊楚歲時記乃引博物志謂漢武令張騫窮河源乘查而去乎按宗懍所言既引博物志而博物志不言張騫則知宗懍之謬也如庾肩吾奉使江州七夕詩漢使俱爲客星槎共逐流乃相承訛謬矣今公詩每作張騫爲使乘槎事蓋亦承用誤也

賦詩拾翠殿 此美其應和文章也刘公幹贈五官郎將賦詩連扁章極夜不知疲長安志拾翠殿在大明宮景福殿之東南翰林門外乃東內翰林院門北

佐酒望雲亭 此美其礼遇內宴也漢高祖還過沛

置酒亦宜衆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長安志望雲亭在西内太極宮景福殿殿之西也**紫誥仍兼綰**謂翰林學士掌制詔用紫泥以封印詔詞也雕右記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貼貢之用封璽書漢唐舊儀曰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青錦囊白素裏兩頭端无縫王子年拾遺記元封元年浮折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湍金状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変白有光如銀名曰色燭常以此封泥漢世上將出征及諸使絕國多以此泥為印封衛青張騫傅介子蘇武之使皆受金泥之璽以封也集有贈太常張卿云身備昭光紫泥賀陽城王太夫人加恩命詩云紫詔鸞回紙**黃麻似六經**謂寫詔詞於黃麻紙上有似六經之書言辭深厚也唐開元六典中書省冊書用簡制書慰勞制書發日敕用黃麻紙敕旨論事敕牒用黃藤紙紅左談賓錄曰正觀十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敕唐名臣録曰白麻一行三字黃紙始高宗中書出敕使之内庭唯用麻紙又高宗上元二年詔曰敕制用白紙多為蟲蠹自後並用黃紙李肇翰林志故事中書舍人專掌詔誥開元始置學士大事直出中禁不由兩省凡制用白麻紙詔用白藤紙書用黃麻紙韋執誼翰林舊事唐故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紙在此院自非国重事拜相德音赦宥則不得用也**內分金帶赤**分魯作頌唐志紫為四品服緋爲五品並金帶但鞓數別耳楊文公談苑自樞宰節度使賜金帶二十五兩**恩與荔支青**翰林拜命日賜荔支金腰帶**無復隨高鳳**美張坦之入爲翰林有如鳳之飛鳴必在於高岡而遂得追隨之也此已下皆公自序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空餘泣**

聚螢晉車胤字武子家貧常囊盛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此生任春草意言白首如之草生芃芃更不管年華之去矣皆是感歎之言惟南招隱篇春草萋萋望王孫兮不歸垂老獨漂萍漂萍之萍浮南北儻憶

山陽會悲歌在一聽此公以張指比嵇康也蓋預指他日陽關聽之事意謂山陽之會苟可憶則今日悲歌宜在一聽也呂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怒之色康好鍛向秀爲之佐皆一時之會也

贈高式顏按高適集式顏乃適之族姪也

昔別是何處是一作人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迹共

艱虞莊子漁父篇孔子削迹於衛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故人論文友指李白高適也昔嘗同入酒壚論文酬詠自亂離相失空知酒壚所在不復別有人可與共飲則亦沉潛埋沒而已昔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俱之臨邛置酒舍令文君當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今見式顏因思李白高適之舊遊則平生飛揚轉動之意不能自已言當如鳥之飛如物之動況往期李侍郎祭文思含飛動才冠卿雲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挽詞者因田橫死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韮露易晞亦言人死歸於蒿里故有二章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之者歌之

嚴警當寒夜（謂軍中警夜備之嚴也）前軍落大星（言將軍之薨也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諸葛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而亮薨）壯夫思感決（感慷作敢）哀詔惜精靈

王者今無戰（言將軍為國致太平也鍾士季檄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書生已勒銘（書生甫自謂也班固為竇憲勒燕然山銘）封侯意疎闊編簡為誰青舞劍過人絕（子路拔劍而舞又項莊請以劍舞）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銛思廉切利也言兵威之行也無不欣然效順者）猛噬失蹻騰（蹻音矯又巨虐切壯貌言如猛虎之齧噬而蹻騰若為之失度其性命也）赤羽千夫膳（羽一作雨言饒兵將以食也家語致思篇子貢曰赤羽若日或曰赤雨謂葉落也）黄河十月冰（前漢永平六年冬十月河冰合叛羌乘冰渡後漢王霸傳光武到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令霸往視之霸詭曰冰堅可渡比至河河冰亦合）橫行沙漠外（漢書音義沙土曰漠即今之磧也）神速至今稱（言兵之神速也）

哀挽青門去（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新阡絳水遙路人紛雨泣（諸葛亮亡人皆罷哭詩泣涕如雨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天意颯風飆部曲精

仍銳匈奴氣不驕言匈奴畏其威也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日或作月後漢馮異傳異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意獨息樹下軍中号曰大樹將軍

城西陂泛舟西陂即渼陂也

青蛾皓齒在樓船青蛾謂眉也宋玉笛賦摛朱唇耀皓齒傅毅舞賦騰清眸發皓齒西京雜記漢武帝昆明池以習水戰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垂幡旄葆麾蓋照灌涯涘漢武秋風詞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笛短簫悲遠天江總梅花落詩橫笛短簫悽復切誰知柏梁聲不絕春風自信牙檣動檣帆柱也古詩歌辭象牙作帆檣綠絲何繫縠遲日徐看錦纜牽吳書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纜舟去輒割弃以示奢侈隋煬帝錦纜龍舟東正見賊夜舟得雪歌詩檣風吹影落錦浪雜花浮魚吹細浪搖歌扇歌扇所以掩口如畫也燕蹴飛花落舞筵蹴子六切開也

不有小船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詩清酒百壺安云有酒泉郡其泉傍出味如酒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

應爲西陂好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五里金錢罄一餐金錢一作千金飯抄

雲子白 雲子指言菰米飯也西陂中則有菰米公集有詩云秋菰為黑稻精鑿成白粲是也按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武帝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有得服之後天而老 宋朝洪駒父詩猴毛入饌光浮炊雲子新炊滑溜匙任彥章詩霜後木奴香噀手秋來雲子滑流匙或曰廬山記慶主公谷中有白石号雲子大者如棊子小者如稻米此乃鑿說也 瓜嚼水精寒

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 言主人苦相勸酒无計避之耳 主人情爛熳 相如上林賦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 持答翠琅玕 琅玕喻主人投我爛熳之情意厚而且重故我作此篇什以報之也或謂主人待我情意爛熳我持此詩當翠琅玕以答之矣四愁詩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之双玉盤

崔駙馬 崔或作蕭 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 蕭史秦女弄玉之婿故得以比駙馬也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鵠繆公有女名弄玉遂以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皇声鳳皇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妻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皆隨鳳皇飛去謝靈運詩恣志永幽棲豈伊年歲別 林間踏鳥毛 即隨鳳飛去之謂也 洑流何處入 洑房六切洄流也郭景純江賦迅洑增澆 亂石閉門高 客醉揮金椀 揮者弃也客既醉遂以金椀与之戴嵩詩揮金留客坐 詩成得繡袍 唐武后使東方虬宋之問賦詩二先成者得錦袍 清

秋多宴會（一作賞樂）終日困香醪（香醪酒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簡文帝晚景納涼詩珠簾影空捲桂戶向池開鳥棲星欲見河淨月應來）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雪謂洗也朱超采蓮詩摘除蓮上葉拖出藕中絲徐彥詩折藕絲能脆抽荷葉正圓）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蓋戲言也雲欲雨當速歸而詩未成則將欲為雨以催之矣東坡蘇子瞻嘗用之曰颯颯催詩白雨來）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急一作悲）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繫（蓋兩急當速進舟於岸旁故侵堤柳而繫纜也）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陪李金吾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世說任誕篇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余行得自娛（余一作徐）見輕吹鳥毳（毳尺芮切細毛也言走見金吾骨輕似吹鳥毛之輕疾毛也或謂此句譏辞也按劉向說苑趙簡子遊於西河而

樂之數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客千人有六翮之用乎將尽毛毳也

隨意數花鬚 數所矩切計也言遲留飲於花下而數其鬚頗慇懃也 細草偏稱坐 亦飲酒闌珊而偏坐於細草之上而不思起也 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酒懶再沽恐飲而醉歸晚而犯金吾夜禁之令此所以戲金吾也按後漢表執金吾掌宮外戒非常水火之事吾猶禦也注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外相為表裏以擒奸討猾韋述西都新記曰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唯正月十五日夜勑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故中書侍郎蘇味道上元詩有曰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九日曲江 康駢劇談錄曲江秦時隑州開元中疏鑿遂為勝境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煙水四際韋述常侍兩京記曲江昇道坊龍華寺南流水屈曲曰曲江

綴席茱萸好 西京雜記漢武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焉又風土記俗於九月九日折茱萸房以插頭云辟邪惡 浮舟菡萏衰 尔雅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 季秋時欲半 一作百年秋已半 九日意兼悲江水清

源曲西京雜記以水源屈曲故謂之曲江荊門此路疑此公疑荊門龍山之景物與曲江相若也相溫以九日宴從事於龍山孟嘉落帽龍山在荊州門外今有落帽臺存焉晚來高興盡搖蕩菊花期此言是日之晚在曲江賞翫之興已盡則菊花期約又在明年矣高興盡乃子猷興盡而返之義也莊子天地篇李頤曰搖蕩人心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長安志唐開元之初年改豐山建睿宗橋陵改奉先縣屬京兆府奉先長安艮地公自長安東征驪山下東北趣奉先呂汲公攷曰公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是月有祿山之亂至來年改至德元載五月公避亂左馮翊作白水縣崔少府高齋詩七月公命駕逆旅鄜時其月肅宗踐祚靈武公西走靈武陷賊羈身鄜川藍田有九日藍田崔氏莊詩觀此詩九月楊奉先崔白水同會則是詩作當在天寶十四載九日矣

今日潘懷縣此指楊奉先比潘岳也晉潘岳傳岳字安仁才名冠世武帝時爲河陽懷縣令同時陸浚儀此指崔白水比陸雲也晉陸雲傳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出補浚儀令坐開桑落酒水經庚坊注後魏書河東郡有民劉墮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名焉王公庶士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侶之語索郎反語桑落也盖桑落酒出蒲中故吏信就蒲州刺史公乙酉詩曰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

陵侯又信詩曰忽逢桑葉落正值菊花開齊民要術桑落酒法用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九斗爲准續古今注云桑郎酒者桑落時美故以爲言按此卽是反語不鄭卬又曰桑落河出焉乳故士人兼蒲萄壓之晉宫帝來獻九日賜百寮飲焉**來把菊花**

枝西京雜記九月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令人長壽**天宇清霜淨**詩豳風九月肅霜**八公堂宿**

霧披公堂乃楊奉先之公堂也宿霧披言晴也晉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而覩青天**晚酣留客舞**

鳧舄共差池差初加切差池言舞之貌也今以王喬比楊崔也後漢王喬爲令朔望常詣臺臺朝臨至輒有双鳧自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但得一双舄焉

天寳十五載丙申夏五月挈家避地鄜州作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地理志白水縣屬左馮翊同州屬縣秦文公分清水爲白水至廣爲彭衙縣又名栗邑七道志同州白水縣漢栗邑南界臨白水魏文帝改爲白水縣昔漢彭衙縣也水經注白水源出分水嶺西明皇紀天寳十五載夏六月辛未賊禄山入潼關法駕狩蜀秋七月甲子肅宗即位于靈武建元至德是年公在奉先以舅崔公爲白水縣尉故夏適遁泉避亂時有是詩

客從南縣來南縣謂奉先縣也奉先在白水之南古詩客從南方來浩蕩無與適浩蕩縱遠不定之貌屈原九歌河伯篇以飛揚兮浩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高齋坐林杪杪亡沼切木林也信宿遊衍閒衍于線切閒[illegible]切寂靜也左氏傳再宿曰信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睨五計切視也海賦踦夷倚浪以傲睨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懷一作回一作迴言野雖曠遠而懷之若咫尺也始知主人賢贈此遺愁寂主人指崔少府以此景贈甫登眺可以消遺愁寂也危堦根青冥此言堦砌之高據于青冥杳冥之際也曾冰生淅瀝言堦高而令聞之氣襲人如冰也宋玉招魂篇曾冰峨峨飛雪千里補注神異經北方有曾冰万里厚百丈謝惠連雪賦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上有無心雲陶潛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下有欲落石古詩欲落未落江邊石泉聲聞復急急或作息動靜隨所激一激作斂手來見東作激正與異同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射食亦切弓矢發也動靜言景物或動或靜者隨所因斂手而生故泉聲或聞或不聞心靜則有聞心動則無吉泉聲之有無不在於泉盖因人之動靜如何耳泉無情之物尚然况鳥有知一隱一見豈不隨人今聞其聲不見其身由懼彈射故也鳥尚然況人之靈於物者其可不避譏而隱為吏乎吏隱

適情性適一作道一作通茲焉其窟宅自古有市隱有吏隱費長房於市葛仙翁壽賣藥於市此隱於市鄽者老聃為周柱下史莊周為漆園吏此隱於吏者崔少府避讒構而隱於吏不以簿書獄訟之煩嘗欲樂適於性情故卜窟宅于此以為宴游之地右皆序高尚之趣也海嶽靈仙之所窟宅白水見舅氏白水縣名舅氏指崔少府也餘見題注諸翁乃僊伯伯長也言崔氏為神仙之伯焉神仙傳安少者曰尊貴於是仙伯奏安不敬杖藜長松陰莊子讓王篇原憲杖藜應門作尉窮谷僻昔漢梅福作尉有神仙之術故人謂之仙尉為我炊雕胡雕胡孤米也長安人謂之雕胡宋玉風賦主人之女為臣炊雕胡之飯露葵之羹來勸臣食逍遙展良覿良覿良會也崔少府謂主客相敬之礼設雕胡飯以待之謝靈運詩援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坐久風頭愁愁一作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龍无角曰蛟十丈蛟喻禄山也比已下寓意禄山之叛欻翻盤渦拆渦烏禾切水旋也江賦盤渦谷轉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脈殷於謹切雷声空裏雷以喻禄山兵威之震時京師將於禄山如盤渦為蛟所翻況兵威根赫所向皆摧如雷声尋地脈而來也煙氛藹崷崒崷自秋切崒千律切高峻貌兩都賦巖峻崷崒魍魎森慘戚言妖氣紛起而魍魎邪物皆附之而為乱寄劉峽州翠虛悄罔兩注引国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游光神也兄弟八

人崑崙崆峒巔前注廻首如不隔如一作知言崑崙崆峒之下復恐吐蕃入寇与之相
連結故也前軒頹反照頹一作推巉絶華嶽赤言晚日映旌旗之色皆赤也兵
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相公指哥舒翰也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帝
召哥舒翰守潼關明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鐵馬雲霧積雲霧一作煙玉觴淡無
味胡羯豈強敵黄庭內景經淡然無味長歌激屋梁蘇武詩長歌正激烈宋玉神女
賦日朝出照屋梁淚下流衽席祿山本胡人故云胡羯甫宴李高斎舉目与京城相對遂思祿山僭逆飲酒為
之无味復思胡羯終必敗之豈為強敵是以感慨為之長歌激動梁塵又為之下淚痛傷天子播越生民不安其居也人生
半哀樂天地有順逆人生哀樂相半天地之氣亦逆順相半臣之事君其理為順今祿山以臣叛君
逆東大焉玄宗開元以前民物阜康可謂享其逸樂矣天寶以後天下大乱其哀樂為如何哉哀樂所在逆順隨之天人之理豈不若影
響然既撥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塡委李陵書猛將如雲劉公幹
詩鄙哉斗相持委廟謀蓄長策光武贊明明廟謨東郊何時開書曹蜚言於東郊並因東郊不
開帯甲且未釋未得解甲也欲告清宴罷罷一作散難拒幽明迫

三嘆酒食傍左氏傳魏子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間三嘆何也何由似平昔甫自敘乃困之夫當国家休明之時不能推恩撫恤反致之征伐四夷徒恃猛將如雲賓謀長策可以控御四方一日禄山乘隙反叛東郊為之不開帶甲之夫何時得解甲而為大平之民乎當共華之際日夜憂迫於人何暇晏然為此宴會甫欲告罷請宴再三發嘆何得似開元之間耶為人君者居安慮危在念治乱其可忽諸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美崔少府之善政禱雨應期古人所不能及也碧山晴又濕白水雨偏多精禱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旱頗甚荘子秋水篇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枯損帝王世紀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髪斷爪以已為犧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劉向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六足鼎祝之山川曰政不節耶民失職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今日醉弦歌

沙苑行李吉甫郡国志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一作白如水一作遠如水前漢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同

州於昔爲鳴明郡故謂之左輔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有白水縣以其水白因以名之白沙即沙苑也如至也自沙苑至白水百有餘里

繚以周牆百餘里繚盧鳥切繞也以牆圍繞牧馬監于此以養羣馬也班固西都賦西郊則有上囿禁苑繚以周牆四百餘里其中乃有大宛之馬三輔故事上林連綿四百餘里張衡西京賦繚垣綿延四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渥音握洼於佳切水名前漢禮樂志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歌曰天馬徠龍之媒汗血今稱獻於此西域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苑中騋牝三千匹唐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張万歲爲監牧詩定之方中騋牝三千毛萇傳馬七尺曰騋二馬与牝馬也豐草青青寒不死詩湛露在彼豐草宸童謡曰千里草何青青古詩青青二句皆草食之豪健西域無食音嗣飼也寒時草當死而以死之地宜草雖寒而不死以之食馬則豪健雖西域食苜蓿之馬亦无此豪健也每歲攻駒冠邊鄙攻一作收謂每年課駒數爲最盛也王有虎臣司苑門周礼夏官司馬虎賁氏掌守王閑宮門詩魯頌矯矯虎臣入門天廐皆雲屯言馬之多也陸士衡詩胡馬如雲屯也驌驦一骨獨當御驌息逐切驦色莊切又所兩切良馬也驌驦本鳥名馬似之也左氏定公三年傳唐成公有兩驌驦馬子常欲之并与唐人竊馬而獻子常春秋二時歸至尊歸一作朝虎臣所掌之馬雖多

而其中惟有騊駼一種之骨充御故一年之中春秋兩次進之也至尊乃天子也 至尊內外馬盈億 鮑作

內外馬數將盈億開元初牧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万匹 伏櫪在坰空大存 言櫪中坰外皆

是凡材空大存之而不如騊駼之駿異也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詩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逸羣絕足

信殊傑 蜀志関羽傳諸葛亮謂羽曰馬超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魏文帝与孫權書曰此馬書中国虽饒馬其如此絕足中

少 倜儻權奇難具論 倜他歷切倘他朗切不羈也權高也前漢礼樂志天馬歌志俶儻精權奇顏延

年賦雄志倜倘精權奇 曇䨺塠阜藏奔突 塠都回切塠阜言苑中之山嶠可以藏馬之奔突也 往

往拔陁縱超越 拔陁言苑中之沙汀可以縱馬之超越也 角壯翻同麋鹿遊

言馬之角鬪其壯可与麋鹿並其能以麋鹿善走險也。顏延年赭白馬賦分馳迴場角壯永埒 浮深簸蕩黿

鼉窟 浮深謂浴於水也此蓋甫寓意於渌山而爲之若曰唐家諸將爲不少玄宗皆以凡才視之独以兵權委之渌山甚見寵

貴故云騊駼一骨独當御然使渌山雖制奔突超越一日反於范陽何比爲之震蕩旨未簸蕩黿鼉窟之謂乎木玄虛海賦戲廣浮深

泉出巨魚長比人 馬之絕羣者能化龍魚之絕羣者亦然魚長比人此魚之絕羣者也甫既以馬比渌

山又以魚比史思明蓋思明乃渌山之將相繼而叛故甫託意焉按泉或作海京房易傳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疎 丹砂作

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馬与魚龍異物而同精氣雖未能成龍亦有神靈所憑故也稱山魚非真龍亦已有豬龍之質故集有靈湫詩復歸虛无底化作長黃虬蓋謂是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天寶十五載七月中避寇所作。按唐鄜州三川縣有華池水黑源水洛水同會謂之三川非西周之三川也按華陰屬華州華源屬櫂州平陸屬陝州在州北五里有傳岩冗郎虞芮之人讓畔処甫天寶十五載五月在白水縣崔少府高齋是年七月觀賊勢猖獗復自白水將適邠州偶值水漲故作是詩寓意於賊勢衝突所猶莫禦其觀之者可以意會用之意不在於水可知也

我經華原來 柳宗元日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凡九 不復見平陸 謂平陸縣已陷于賊也 北上唯土山連天走窮谷 窮或作穹言逃竄窮僻之地也 火雲無時出 一作无出時 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豗蹙 豗呼回切相豗相擊也海賊磊匒匌而相豗匒匌重疊也 蓊匒川氣黃 蓊烏孔切匒若荅切又音盍音盍也川氣黃謂水混濁泥滓也 羣流會空曲 言四方不逞之徒皆附賊為乱而聚于西部也鮑昭芙蓉賦繞金渠之空曲 清泥 晨望高浪 郭璞詩高浪駕蓬萊 忽謂陰崖踣 踣蒲北切言浪高陰崖為之沉踣也 恐泥

竄蛟龍泥乃計切滯也陷也龍無角曰蛟喻君子奔竄避賊也登危聚麋鹿喻小民携持老幼聚于原野也枯杳巷拔樹杳与嗟同礧硯共充塞礧洛罪切硯口罪切硯硯沙石也水勢飄蕩枯杳与沙石同其塩塞也聲吹鬼神下祿山之兵長驅而來逾年而陷二京其疾速如鬼神之下也勢閃人代速唐諱世改作人京城民物焚劫殆盡已非昔日繁庶觀其勢豈非人代変更若是之速耶陸機歎逝賦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改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四瀆為衆流之尊故万穴皆歸之喻玄宗無容民畜衆之德宜万方之民所不歸心是使祿山得以長驅而來也尒雅釋水江河淮濟是為四瀆發源注海者也及觀泉源漲反濯江海覆漂沙折岸去漂匹妙切浮也海賦漂沙礐石謝靈運詩折岸累崩奔漱壑松栢秃江賦漱壑生浦乘陵破山門廣雅陵乘也宋玉風賦乘陵高城華原縣有三門山廻斡裂地軸由裂一作倒地有三千六百軸是以能載昔共工氏与顓頊戰觸折天柱踏斷地軸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祿山之乱亦如之張華博物志地示之位起形於崑崙高万一千里崑崙之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元幽都方二十餘万里下有四柱廣十万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抱朴子地有三千六百軸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海賦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争廻交洛赴洪河寰宇記鄭州洛交水在縣南一里洛水交會之所及關豈信

宿關謂潼關也再宿曰信唐地理志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即古桃林塞也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驟他經切聆也自及觀泉源據已下皆論祿山之攻略北趨洛西潼關只在信宿之間遂使數州沉沉之方室號哭不亦悲乎穢濁殊未清言賊未平也風濤怒猶蓄許六切叶蓄復佐其威也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黲黷黲千敢切黷徒卜切黲黷沉黑也何時拜流賊盜息以通舟車而散氣清朗也此甫發洩厭亂艱治之辭浮生有蕩汩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謂當其葦擾攘吾道拘而不得騁武夫悍卒正得志之秋天地雖大若無所容惡盜乘時並起雖山林之間側足而行若恐摽掠聞知也雲雷屯不已屯一作此艱險路更跼跼渠玉切促也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魏文帝雜詩欲濟何無梁謝玄暉詩江漢限無梁因悲中林士未脫葬魚腹詩兎罝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王子居反招隱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當是時得賢人君子為之梁棟舟楫之用庶幾濟難涉險安處其為魚者故方雲雷之屯不已世路艱險轉見跼蹐難行普天之民墊溺當棟梁舟楫之任者其誰乎是以中林之士未免為魚之患也屈原答漁父曰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鴻鵠一舉千里何由騎鴻鵠高飛遠舉然後可以脫禍相牽頭向彼蒼

無可奈何而
訴于天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八